

甘肅新通志卷之九十一

碑記

唐柳宗元興州江運記

文曰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

理刑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寮吏屬將校卒士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蹈歡呼願建碑記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寇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阻兵困於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至於青泥山又西抵於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籍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運夫畢力守宰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日而至昔之人莫得而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工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番鍤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一

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怵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澹為安流蒸徒謳歌枕臥而至成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名矧公之始來屬當歉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饑饉昏札徒死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眾孔武平刑議獄有眾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扛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兵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方之力而百役以就且我西鄙之職官不能具舉惟公和坦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抑損貴倖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工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壑鄰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碣碑勒石存裴度西平王李公碑記 惟天錫成命於我唐保之用永憲於後嗣

平王李公其是乎不然何覆暴如風振槁葉戴君若鼉冠靈山橫流之中一匡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徙京兆曾祖嵩皇岷州刺史祖思恭皇洮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皇金吾衛大將軍隴右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於西土公幼

好學學不爲人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邦濟物之志未弱冠游秦涼間元侯宿將見者咸器異之乾元初嘗客武都值渠豪以缺守構亂殺略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騎馳而射之殪其爲魁者餘黨遂遁寇所擄獲積如邱山公一無所取椎牛醢酒享士而去邦人感服具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飾金紫將朝京師自獻方略寇盜紛擾有士急賢河隴將帥相繼表用歷二府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爲其委重累遷至光祿太常卿階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懸識寇態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有予驥驟庭而莫展雲出岫而斯飛代宗徵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兵馬使屬羌蠻犯蜀朝廷濟師命公督禁旅絕棧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過險出賊不意連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德宗極意致討悉起徂征以公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眾正及破洹水陣解臨洛圍轢魏屬城抵燕通邑其摧鋒衄銳皆先羣帥而勩力焉遙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功未成聞賊泚肆逆皇居失守西嚮慟哭載馳驅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提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勵以達行在值懷光中叛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決平秦壘調食制用先發我私捐甘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二

改苦皆自我始每一言一誓聲淚俱發勇夫義士感而使之蔑不濟矣時自雍而東延於汝洛震於河汴所在征鎮亂掠相從公介巨盜之間使聲援斷絕立成師之法致號令嚴肅蒐補十旬指揮一舉乘墉壑而通軌道磔梟獍以清宮禁俾九市三條無輟肆之驚無秋毫之犯羽書速告鑿輅爰歸廓氛禋爲祥光據憂憤爲喜氣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斯之謂歟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至危而安至難而易卓犖跨邁如公莫儔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凶孽未甯邊防猶驚岐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加食邑實封至一千五百戶公名懾遐方政和蕃部始至而生植少安而訓齊逮四載賦輿十倍其初會詔入輔拜太尉中樞如故或謂公勳望已高寵渥已極宜從容頤養稍稍遜避公曰不然人臣外則盡力內則盡心若止偷榮孰爲且哲故每承帷幄之間則言拂無隱理奪不回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已行而事終不顯或未用而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薨於位春秋六十七德宗撫几哭於寢次自都邑達關畿無士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弔則曩時安人戢兵之德可謂浹於元元之骨髓矣明贈太師賻貲加等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於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杜氏祔焉自捐寢至安宅皆上所辦護中貴反覆萬情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靖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沒極位始終殊禮而天

意若曰其福享未至故適延於後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
度等使贈司徒五列雄鎮三爲上公曰聰故光祿司主簿曰摠故
太子中允贈兵部郎中曰懸左神武大將軍贈洪州都督曰恕故
光祿卿贈右散騎常侍曰憑故右威衛大將軍曰憲檢校左散騎
常侍嶺南觀察等使進因貴胄達以善政曰愬故檢校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尉克廣前修仍執醜逆曰懿故滑南尉曰
聽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使統戎按俗是以似之曰慧右羽林將
軍曰慇嵐州刺史並地勢吏用兼而有焉粵太和元年秋七月聽
拜疏上言以公之徽烈則御製碑文於清川矣以公之風度則詔
命圖形於靈臺矣惟大其邱隴鬱彼松檟望有祁山之象拜無覲
首之碑將刊貞石式表幽隧乃命臣度稱代言詩其詞曰建中季
年大盜忽焉皇輿避寇狩於梁川顧謂太師汝才汝略將威致討
必殄寇虐太師泣奉捐軀誓眾度其成城可以利用赫矣曩壑傳
於牆垣手搏足踏如衝如援一鼓而破一麾而奔埽清宮闈蕩
妖昏我師泣止我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飭駕言
旋鴻烈耀古謹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九命而俯一心若厲
俾侯於岐阜安邊陲藩政旣成袞職攸宜嶽降帝賚矢言危詞我
后嘉猷我躬何爲道直氣和勞謙終吉福履所綏未至萬一上天
不惠厚窆遣歸垂裕流光用延恩暉翼子承家將壇臺席繼立奇
功代傳休績聽與伯仲永懷高蹤請於朝廷表是邱封帝曰孝哉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三

胡可不從宣我祖之不業繁爾 郤昂岐邠涇甯四州八馬坊頌碑
父之嘉庸乃詔作銘以觀億齡 垂象者元上昭乎天廡天駟體元者聖下列乎瘦人校人驥稱其
德亦已遠矣願言馬之志曾有意乎粵若乾道爲良坤元利牝駒
從渥水駿發中廬屈產貴其能鳴雁門多其美脊豈止宗生冀北
功施汧西而已哉自相士運其天機孫陽明其骨性夫贊泣其前
後許衛評其色毛悲伐任其股膺寒管議其唇齒麻朝訛其頰頰
女厲辨其目眸昔軒轅得之過寒門穆滿得之遊崑崙周王得之
平東鄰漢帝得之定西秦我高祖得之四方至我開元得之五輅
備敢問毛蟲三百六十其誰力多於是乎夏殷以還經傳莫紀周
制廐馬始頒厥官凡十二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始皇吞并宇內
六萬騎之國馬盡歸秦漢武大修甲兵崇飭戰馬至四十萬匹是
多乎哉自魏及隋天下騷動勞疲死轉數不足徵我有唐之新造
國也於赤岸澤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僕張萬歲傍隴右馴字之
四十年間孳息成七十萬六十四屬張氏替職圉師敗官馬之教
駢日失其序逮開元初惟得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復成四十四
萬匹今之盈縮亦不甚過上耕藉之明年命我邠公典斯馬政公
齊其飲食視其良駑膾芻序涼網惡去害天子以公有伯翳宜生
之德爰錫土田日禪園養之功真堪宰相卽召公入掌三事外司
百揆調飪鼎寶緝熙帝絲夷吾果理於高後咎單譔暢於伊尹帝

曰若予邠之後亮采惠疇僉曰元祐帝曰俞咨祐汝作小司空
致牧園李公言成允令才實允宗恪居本朝能率大夏載習載步
穉之秣之疏穢鎮浮受劑聽訟匪燒匪剔斯馬斯材荷天之寵未
可涯也判官尙乘奉御長孫勗壽安尉賀蘭弼華陰主簿常冀並
心懸規鏡家韞賜書投刃靡全應機立斷倡昌門之駿乘行翼聖
仙偕子況之能官坐登卿相有原迓浦非大而何雅所謂愷悌君
子干祿愷悌信矣先是國家以岐山近甸幽土晚寒甯州壤甘涇
水流惡澤茂豐草地平鮮原當古公走馬之郊接非子大邱之野
度其四境分署八坊其五在岐其餘在三郡保樂第一蘇忠主之
甘露第二劉義尸之南普潤第三田敬董之北普潤第四邵業監
之岐陽第五李行守之太平第六馬慶尹之宜祿第七留叡領之
安定第八李仙正之八人者或折衝禦侮或果毅嫻兵射禦不違
始終惟一又命朝散大夫都苑總監韋績總以統之韋公敢行利
物克壯遠猷悉心效官盡瘁事國口授諸吏躬親百爲攻特執駒
禁蠶驅蠶撫無繇趣馬慰薦屠人陳損益以示其方明賞罰以防其
慢立封準以程其課均眾寡以節其宜告之以畏威申之以誘掖
曰善而筐蠶敵而瓔纒除而茲翦而蓋偕當循爾職制無使我馬
元黃抱公絕私匪怒伊教君子曰韋公之慢下如此欲辭福祿得
乎人從話言馬賴調參將蕃其類必謹其初故春祭房星尊祖也
夏祭先牧尙養也秋祭馬社敬乘也冬祭馬步存神也然後時其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四

出入偵其肥羸一其種性殊其阜攄旌別淑慝無相奪倫試言夫
名且曰獻狀其名則汗血山子桃駿綠耳金喙騰黃騶吾吉光蒲
稍敢服野糜娥鹿白蟻雞斯蜚鴻母兒遺風腰衰茲白鐵離項王
之騅苻主之騮桓氏之驄晉侯之駮魏公絕影唐國驢驘劉之的
顛呂之赤兔其狀則八尺之駮七尺之騄六尺之駮三尺之果下
文臂花肩陰脣白顛握腕作足昆蹄素懸縞形如練紫目如電有
驪有騏有翎有驥騶駘異羣驪駘亦分散如摘錦聚若屯雲若迺
審其容貌觀其尾鬣司其正骨鑑其回毛膺爲宜傑用爲咸陽幹
爲第方背爲關光水火又明城郭又張逸躍翹陸趨趨踰顧陞獻
齒草降阿飲沱駮而翔馭而走如龍如彪或寢或叱羈至特立仰
鳴俯噴威神變態不可談羣田事旣昭軍容大備有馬如此何憂
乎兵由是判官長上果毅都尉成公雅貞尹承順兼諸寮吏及四
郡齊人入方長戶因雜然相與謀曰天子亭育我邠公覆露我李
公司牧我韋公噢咻我君臣同德其利溥哉若不毛舉數事指牧
大較雖隸圉之後將不食其餘且保樂者隋石門馬坊也其舊制
偏狹多厯年所棟折椽摧墮填塹甘露先置在九成苑外土良
薦美不逮苑中今茲數公得請於帝有詔令新保樂徙甘露所云
創葺許用正錢今則量抽掌閑供飼國馬數內商權納其資課迴
給工人計一歲省庫錢七百貫有奇以約財裨國其利一也甲令
曰諸坊馬每年四月十一日停料野放今則以三月中候陽崖墳

盈春草先長使停棗穀俾逐川原計一歲減菽粟四千石箕杆三萬圍後來年之用以隨時預蓄其利二也八坊營田一千二百三十餘頃析置十屯密邇農家悅來租墾王在京邑則稅其生芻天旋洛師乃藏厥嘉實歲中收財二萬五千石新蒸倍之以安昨盡地其利三也又緣馬所須羈絆剪刷舖鑊番帚油藥灌刷之物又縫條除之器比年皆旁勞州縣長度公錢誅求無時不給其用寢以承弊人多懼憂今則權差夫丁率自采造成二萬六千五百三十石升枚具歲中省百姓供費三千貫以梃煩激憤其利四也內廐馬每年有瘠者病者老者疲者擇其不任者以頒諸坊則必餒之艾之行之節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膺而後入之以肉癯起廢其利五也是五者有仁人焉有正政焉何獨師古始為成憲則知從邠公之教可以阜從季公之法可以經從三判官之幹盤可以事無留從韋公之警警可以孜孜不怠古者有勞於國則紀之有功於人亦紀之里克賦在垆之頌燕公象監收之作吾從二史臣之後安敢墜於斯文其詞曰天生乘玉兮德山陵澤馬於阜兮屢惟休至徵君命臣力兮庶績其凝八坊載就兮畢來斯昇岐山之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五

年 按歷代馬政莫盛于唐八馬坊頌此其明徵也

宋張載大順城碑

記曰兵久不用文修武縱天警我宋羌蠹而動恃地之疆謂兵之眾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

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謀於朝講兵於野鎡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於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疆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近即橫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曹掾軍師走卒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曰吉將奮其旅出卒於營出器於府出弊於帑出糧於廩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鑿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嚴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奮杵敵騎之來百十其伍自朝及晨眾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強弩其眾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鬪以力去則勿追罷我以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莫大我加因潰而鴛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勢不累日池塹以完深以如泉歸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釋民而遷書勞賞才以敘以筮圖列而上薦聞於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元潘昂霄窮河源記

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部有泉百餘泓或潦水

觀弗克傍立高山下視燦若列星以故名火墩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

也羣流奔湍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

噉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

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

里尤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

歧裂八九股名也孫翰論譯言九渡通廣六七里馬亦可渡又四

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部落糾集木幹象舟

傳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岐東廣可一望二里或半里深

莫測矣朵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

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

冰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六日程河行崑崙南半

日程既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關即及關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

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

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窮峻水亦散漫獸有犛牛野馬狼狽羶羊之

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

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

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

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入河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

甘肅新通志

州治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吐蕃等處宣慰司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六

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云

明黃諫蘭州衛哨馬營記

正統十二年四月初六日丁酉都閩李公

奉命築哨馬營堡於河北天岔口越十有

四日工完二十又二日癸丑大合衛縣之官屬將校能罷之士及

邑人之老稚以落之軍民合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邑之官僚士

庶咸以此為禦邊之重務不可不紀其歲月乃致書於予請為之

記予邑人也既受命不敢辭其詞曰粵維皋蘭乃古金城郡西控

大河素稱雄鎮大河之北有山嶠環衛列峙下瞰廣川既平且

曠通乎絕塞不毛之地介乎西境大夏之墟迢遞綿邈來通斯邑

寇賊往來必經乎是然其形勢險隘允為扼塞聖天子在位之十

年以是為重鎮命公守此單車來臨遂相其土地用是規畫迨次

年之冬請於朝今年春申命陝西藩臬之司乃往偕公相其地宜

集工庀材經之營之人皆樂趨不日而就崇墉接漢高壘連雲邊

備以固邑居以甯控扼險要束制咽喉斯為重事大莫是舉天子

之武惟公是布天子之文惟公是宣山勢巍巍魏河流渾渾天子萬

年邦國永安乃伐山石刻之王華甘肅行太僕寺記 甘肅古河西

日月尙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王華甘肅行太僕寺記 諸郡地交戎

虜之區距京師數千里至明洪武三十四年始置行都司於此以

隸甘肅諸衛所三十年復建行太僕寺設官以綜理馬政而諸

所亦隸焉然官之名位視京秩雖同而力勢反出連帥郡守下故士之勇於功名者率不樂居是職至或以老疾棄去由是視解字如逆旅之視邸舍不特人無固志政亦因之以弛人與政而交病其來非一日矣孰肯以補敝興廢爲已任哉宏治八年皇上明見萬里知馬政之弛由於官之不舉其職特詔所司慎選材賢以居而廷章田美遂以治襄陽乾州有聲獲與簡擢適都憲周公按節於茲宣上德以柔遠人嚴憲度以貞百辟修戎政靖夷虜以安固疆圉撫治之暇詢視寺署見其棟宇摧壓垣墉頽圯心甚病之遂慨然以修建爲已任廼會計公私羨利貿羣材召眾工易朽敝以堅良治殘毀爲完固其中爲前堂五間後亦如之其左爲主簿廳三間右亦如之爲廊房翼於東西者各五間爲重門蔽於其前者各三間并修葺廡舍之可依棲者總計其成共五十餘間內外周而公私輯甯由是官有常宇吏有定居不特數十年之廢墜至是幸興而昔之弛政亦因之畢舉人與政而交理固都憲公經營謀度之功而董功役按程度以迄於成田美則尤有勞焉公昔旬宣於浙於汴汴浙人至於今思之不置願予亦浙人而廷章昔爲御史與予比鄰相知復稔義不容虛其請遂爲記之

楊一清巡撫陝西都察院題名碑記

今天下藩省重地朝廷勅遣內臺重臣以臨蒞之謂之巡撫巡撫之職凡有司政務若錢穀士馬若刑名若賦役農桑水利之類悉聽劃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茲文臣自方伯監司武臣自連帥偏裨而下咸奉法令遵受約束事有益於兵民得承制以便宜從事不拘文法焉可謂重矣陝西古稱秦中天府四塞之國內領八郡綿亙數千里北接沙漠西控羌戎爲四方根本樞要之地若延綏甯夏甘肅三鎮雖俱宿重兵各有內外重臣仗節握符開府其地然饋餉供億率仰給內郡至於屯戍之兵統領之將多自陝西調遣三鎮不得專焉是其爲任又非他省巡撫比矣凡巡撫關人吏部請於上於廷臣及方嶽中舉才行素著者二人以聞而親簡其一用之比歲陝西巡撫關人則又多自他省巡撫有勳績負時望者改命而來蓋難之也宏治戊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汝南熊公自巡撫山東移鎮於茲願瞻行臺宏麗觀深稽閱庶務察凡所以安內而全外者規畫井井纖細備具嘆曰前任經理之功大矣求其名位世次之詳不可悉得爰命有司稽之籍牒詢之父老讜貞石將刻之乃進提學副使楊一清而屬之以文惟聽事有石題名有記非古也而後世行之於政治不爲無助列賢不肖有勸戒之義焉識寬猛弛張繁簡先後得損益之宜焉邦人之去思士林之仰止率於是乎在而豈徒哉按陝西巡撫宣德閒吉水羅公汝敬以工部侍郎始受茲任自羅公而下所及知者凡二十一人或以惠愛聞或以風力顯或以討叛樹勳烈或以修築城塹疏通水利著勞效進位尙書者已十二人位兼保傅者五人爲冢宰者一人爲太司馬者二人而今在朝

者方來所進固未涯也其無聞於世者纔一二人爾嗚呼可謂感哉夫惟天下之重地當用天下之正人夫惟天下之正人斯受天下之重任之重任之數公者咸以正人被簡擢臨重地其卒當天之重設郡縣以統民設衛所以統兵慮其不職也而領之以三司復慮三司之不職也而糾之以巡按又以巡按歲代不常且官有常職未免爲文法所制勢有所格柄有所不專於是乎有巡撫都御史之設焉今之民與兵皆創傷困憊之餘愁苦之狀有不忍言者郡縣不能爲之所望之三司三司不能爲之所望之巡按又望之巡撫至巡撫則止矣巡撫不能爲之所民將復誰望哉故爲巡撫者知爲朝廷愛養兵民而已政有爲民病者我得而釐之事有爲民利者我得而興之諸司百執事有剝民財窮民力殘民肌體以行若私者我得而除之宿奸鉅盜憑藉以逞爲民大蠹者我得而發之坐一堂之上而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莘袞有陽春有霜雪其未來也以無心待之其已來也以至公將之不詭不隨不矯不亢不撓不奪爲之在我者盡吾心焉而毀譽榮辱成敗利鈍皆有所不計嗚呼爲巡撫者不當如是耶抑此皆數公所常行而已效焉者余將致忠告於後來意無出此故承熊公命於題名之石極言之公名珣字騰霄舉己丑進士起縣令爲御史歷山西按察使進擢都憲好善惡惡出於天性刮奸剔蠹風采凜然義所當爲

不遺餘力其樹立卓卓他自有述之者茲不及致詳云

王鴻儒都察院題名記

甘肅在中原

當玉門陽關之內漢史稱爲故匈奴渾邪王休屠王地予考之於書殆不其然昔唐虞都冀卽今平陽帝都四距各五千里所謂兩成五服至於五千是也夏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敦煌在甘肅爲極遠地而後漢志註乃謂敦煌去洛陽五千里則其去平陽又不充此數矣且黑水又在其地昔商道旣衰棄稷不務不窳處幽郃之壤而猶曰自竄於戎狄之間周末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畿甸之中尙有戎落况甘肅之遠乎由是觀之甘肅在三代之前固中國諸侯封畛也其疆域如此初漢武徙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詩逆亡道後皆爲衣冠大族名臣良將計畫之士藝能之人累出其地石虎逞其兇逆氣吞四海及敗於謝艾也乃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波有人焉未可圖也其人材如此酒禮之會上下相通政事寬厚吏民相親風雨時節穀糴常賤盜賊稀少和氣之應賢於內郡其風俗如此地廣民稀水草宜芻牧其畜爲天下饒不但如張天錫華響之對陳伯玉採王之篇而已其土產如此王莽末關東兵起竇融獨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而可爲遺種之處其險固如此詩列十三風苟有所關繫微如曹鄴猶錄於經不然雖如吳楚之強大亦在所棄也後世之樂雖非古樂比

亦各有取焉古今樂府兼收并包九州萬國所採無幾而郭茂
所錄乃有敦煌樂西涼伎其聲樂如此卽是數者而觀之夫豈可
以荒漠其地而鄙夷其人哉明太祖高皇帝既定中原之五年命
宋國公馮勝拓地西陲而甘肅始入職方氏自是而後率以宿將
鎮守其地後復益以文臣保釐其所以南輯羌戎北禦胡虜西控
西域城郭諸國者無復遺算自是關中無事而海內晏然矣正德
戊辰內鄉胡公由山西左布政使進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被以
璽書出殿茲土公至鎮與元戎勅使協規一心蒐軍實繕甲冑積
芻粟完亭障謹斥堠校旗簡士號令精明而賞罰信必內足以固
圍外足以遏敵矣暇日因稽按故牘考求嘗巡撫於茲者礪石題
名置於公署用存政績遠遣使幣而命予記之竊聞自宋司馬溫
公著諫院題名記而有忠詐直回可權之說天下之論莫能易之
予嘗以爲中人之資可導而上下者以是懼之可也自利仁之士
其爲善也非誘之以賞其不爲不善也非畏之以刑而况又有出
乎利仁之士之上者乎題名之意疑不出此昔趙文子枚數晉之
名卿而獨取士會謝混歷評族之子弟而深與宏微君子尙友千
古之士而論其世必有所從違以爲處身應事之則而况居邊州
之雄鎮當國家之隆委前人之政或寬或猛或繁或簡通變適宜
名有攸當耳目之所睹記掌故之所藏錄尙可徵也勒其名於石
公務有暇召老校退卒指其名問其事而訂其取舍之宜事會之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九

來資以應卒不亦善乎此與徒懼之以忠詐直回之跡而不示之
以主善得師之方者亦若有閒矣公之意或兼出於此乎予昔與
公同遊於容思段先生之門每見公屬綴流速固已服公之敏及
公之任也鳴玉禁庭均勞外服者二十餘年益明習天下事今茲
持憲臨戎統制千里其機神算略雖非愚淺所能測知然緣此而
求之亦可以得其阡陌矣傳曰作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之作法矣
公行還朝此則當附涼州
故事以爲百世之觀云 胡纘宗國朝進士舉人題名記 古鄉舉
里選今

鄉亦選舉古選舉以德以才今選舉以文古以才德故多賢良方
正今以文雖多博學宏辭然世衰行微舉世尙文辭遂至文日勝
辭日靡而才不古若矣國朝取士大抵沿宋於漢且不及况周乎
特罷詩賦重經義於前代獨優耳夫養士而舉之進之爲君也爲
民也就不知事君而立朝者不皆皋夔稷契孰不知治民而蒞政
者不皆龔黃卓魯然舉之進之以文用之以德苟不父視君子視
民而徒華以文學文以政事抑末矣舉之進之何爲哉秦成紀北
鄙也宋以前選舉俱列之州矣邑中所考知者惟唐貞孝權公祖
孫爾貞孝以卓行表率一代謂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而大圭中
書以濟美世其家此足以垂勸矣若李太守武都之頌不磨權尙
書平章之勳莫及聞望至今顯顯赫赫出科第上亦何可多得是
故吾邑科第士其惟貞孝公是師才德士其惟文公是法斯不足

光前裕後也哉苟或以一第自矜不復問學或以一官自榮不復
治行視國家舉之進之之意亦或少違則非繼宗之所知也茲疏
其名而揭之賢宮之壁蓋原其所由始而要其所克終爾誠於權
先生父子世濟美焉於泮水不增輝邪令尹楊侯曰是所以垂勸
也秦之科第今方盛諸才貢士題名記 國家於科第外復命郡縣
士豈不知所感發也哉 於所養士以次歲貢之禮
部禮部統進之天子天子廷試之乃入大學蓋恐所舉不盡夫所
養所業不盡夫所學乃令卒業以要其成而措諸用爾夫學校養
之郡縣貢之國子成之待之者厚矣士將何以報稱之哉考之天
順成化開天下所貢士尚多強仕之年而吾邑半多州守縣令亦
咸有治蹟正德以來輪邊之例頻開糜爵之途肆出而所貢士多
垂白者矣當路見其年若是也不畀郡幕即授縣佐間拜縣尹不
復銓州守矣所貢士亦往往乞學職邊秩以卒歲而貢且不史胥
若也是豈國家養士之初意哉然計借而入仕也苟不以年自棄
不以不出科第自畫於郡為佐於縣為正盡吾所學酬吾所養準
古而範今未必不可稱良而今不多見焉時邪人邪抑何可盡歸
之輪邊糜爵也邪夫於任稱良則於養稱善於貢稱美鄉不為無
人而國不為無士矣否則償若所事不足以言仕而負若所學奚
足以言士哉若吾邑先進諸君子良於仕者固多其人芳聲偉績
後學所當觀法不良於仕者未必無其人名勝才勝後學亦得指

而擬之也傳不云鄒魯多君子燕趙多感慨 郡守周公去思碑記
士邑侯楊子曰徵之國初秦不多才士邪

古之政一今之政二古之政思今之政數古之民實今之民華古
之士質今之士文故古多循吏今循吏非不多而以道孚以德化
者無幾焉鞏隴西要郡其地曠不及三輔而險過之其民勤不及
三輔而樸過之其物腴不及三輔而需相若其政劇不及三輔而
要相若本朝典是郡者多臺史或省郎以邊戎羌也亦未嘗不慎
其選以任嘉靖癸卯廣漢周侯以雲南守復除時幕胥舞文吏隸
撓法政蠱而事蠹甚矣侯至郡首以敦教化釐風俗為務曰某自
少師法南軒西士學者皆宗橫渠橫渠政必復三代教必本三王
守鞏而法南軒盍師橫渠故父老至郡必告以孝弟力田子弟入
校必申以禮樂器識曰教化不如豐鎬非政也風俗不如鄒魯非
教也乃後一政出閭閻籍籍殊類前孫侯韓侯一教行膠庠恍恍
殊類前秦侯一訟決兩造明允殊類前朱侯李侯一賦平四民安
妥殊類前朱侯不旬月聲聞洋溢隴以西無問賢不肖無不頌周
侯者卿大夫曰漢良二千石也士曰其蜀文翁乎農曰朱北海曷
過是商曰我郡何得借寇公軍旅曰似是漢前將軍典郡而撫按
二臺交薦焉不載廉貞之績著循良之聲振州縣皆賢明田野
皆膏腴庠序皆英俊城市皆善良出郡者樂道侯之善入郡者喜
聞侯之賢而撫按二臺復交薦焉去歲秋遷按察副使兵備廣西

將去鞏父老涕泣子弟號呼咸以侯何舍我以去邪我何舍侯以居耶且信且疑以喜以恐卿大夫曰今復見龐仲達使遷去其孰誅暴而恤孤士曰微侯孰知子厚之禮敬夫之義何遠遷去農曰我胼胝畎畝始不聞縣官府吏誰使遷去商曰古聞趙清獻公一琴一鶴今嗣見之軍旅曰桃李成蹊孰忘前將軍曷圖其遠去嗟乎未來望霖旣去臥轍古豈異於今乎去日未還思日已深今果不及古乎重孝節而孝節興禮讓之風勃然古今之民不同乎教士子皆近裏而士子皆知深造古道不及於今乎侯遷去逾歲郡中薦紳父老爲侯樹碑以識不忘謂續宗以道義交侯知侯深蓋爲侯記乃不揣掇侯之績次第其略以慰郡人而告郡大夫士俾勿隳侯名滿前進

郡城鑿井記隴西土厚水深郡城地傾民不克渭水荆水入城而注之池民朝夕取給焉吾不知其幾百年矣然源不遠故流不大而旱必涸澇必溢寒必冰則無水地且邊民且貧羌氏深入豺虎竊發河不可引池不及滴則無水民日病之而不能顧也往歲侍御霍邱胡君欲引水入城不慳而入池不竭也嘗築隄以障渭以約荆然猶夫故流也今歲之春侍御張君鵬按隴以西於民利病孳孳焉於民疾苦兢兢焉既至郡乃詢及井郡中士以其故告公公喟然曰民何取於河耶民何取於池耶民舍河與池曷以生耶乃咨之分守劉君少參從學分巡紀君僉憲常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十一

灑之父老曰是地也嘗鑿井及水矣嘗鑿井不及水遂輟不鑿矣無怪其不能井也夫水行地中猶氣行天地中無時無之無處無之然亦有脈絡焉故水行之也有巨細有淺深未有鑿不得水者未有鑿此不得而鑿彼復不得者蓋求善鑿者察地之脈鑿之當得水矣乃命指揮使閻清氏督其工然不以煩民卽數罪人之法當贖力能贖者令人鑿一井而人效力焉清乃先於其司宜門前之右選工鑿之十數仞果得水甘而冽汲之泠泠然取之淵淵然然昔難而今易昔嗇而今豐此非其數哉非其時哉明日清復於公公曰我固知必得水也由是盡城中將分鑿之計得井十有五將次第皆得水也初鑿井而得水郡中無大小賢不肖無不欣欣然以得井爲賀者曰而今而後吾郡內外無遠近賢不肖無不欣欣然以得井爲樂者曰而今而後吾乃得安食也蓋不復以涸以溢以冰爲病矣是可賀不復以羌氏以豺虎爲警矣是可樂旣訖工閻乃謀諸大夫士謀諸父老曰引水以飲其利小鑿井以飲其利大引水以滴其力勤鑿井以汲其力暇引水以生其澤近鑿井以生其澤遠夫何可無記以示永久

續宗樂道之而爲之記然民之感之也

李必敷題名記曷爲名曰吾不知其幾千百年也夫何俟於記

所以彰美慝也曷爲題曰題以紀名所以示勸戒也靜甯之郡雖鄰邊險而分符建官國朝制也可無題名乎哉數自嘉靖丙申歲

涖政以來迄今餘三載矣恆病官之姓名志不悉錄竊自嘆曰何宦名之落落也以人爲鑑奚取焉余有題名之志卽承公委未遂同寅郝子曰莫題於前則前乎此者之名旣多無稽莫題於今則後乎此者之名亦遂湮沒可乎廷佐將攻石於思正堂願先生題之余曰題名史氏之遺意也名豈易題哉名有善有不善善者實浮於名不善者名浮於實嘗考周官以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政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六事皆以廉爲本吾儕官茲土者能率乎此杜請謁絕苞苴悃悃無華才識有濟後人指其名而稱之曰某也廉吏名之善也抑或出乎此馬肆貪墨縱殘虐尸素無爲廢法債事後人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不廉名之不善也名豈易題哉郝子曰信斯言也故名不可不題也予固愧乎名者而亦疾乎無名遂援諸誌之紀錄暨今之姓名可題者託諸石以垂不朽庶繼此仕者據石以得其名因名以覈其實廉而善者將法之匪廉而不善者將戒之一法一戒相觀而善是以德崇而化業炳而章茲名之題固生平之福也亦茲石之幸也豈曰沽名乎哉是爲記

康海劉中丞平番

記西戎諸番在國初秉忠効力惟中國之命是承成化宏治之間師問罪則應之曰先朝視我如子災與之恤患與之禦今不敢望其恤與禦也且乘隙殺我以爲功部落遭外侮方驤首望中國之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三

救己也乃復若此戎將奚從浸淫日久至戊子己丑洮有板兒若籠納郎打魚岷有喇郎栗中占藏之變大肆猖獗巡按御史兩河胡公明善具疏以闡庚寅總制尙書晉溪王公瓊以巡撫都御史松石劉公天和鎮守都督賈庵劉公文視邊至岷練兵儲糧師旅大奮西戎震懼望風納降誠悔過者凡若干族松石公推誠布信戎乃大悅矢不敢忘中國大義其一二強族有負固者諸降戎自攻剿之盡滅其種戎方悉平乙亥歲一泉楊子麗以按察司副使兵備洮岷詢諸故老考諸文卷嘉公休績謀諸副使瀘濱李子文忠比野韓子廷偉西舉紀子常澶西王子世爵參議北崗范子箕僉事西舉江子南白泉白子鑑徵余爲記以示不朽余思祖宗以信義待戎狄其用命秉忠莫如戎也後乃不相干攝矣戎忍負中國耶得松石公戎復用命秉忠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詎不信哉因撮其事以復一泉

康天爵大中丞藏庵

安公去思碑

無似出巡靜甯時久旱逢雪竊喜之曰大凡植物之在地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茲幸雪澤沾濡土膏凍

合陽固於內潛滋者久及四陽融合則堪興榮紛甲者坼萌者達麥之暢茂極爲有力且寸白則遺蝗入地三尺三白則九尺豐年之兆端在乎是第見環州諸山隆然若腫頭頭戴白石門峽隴干川平漫四合不辨咫尺因借州志考所謂隴干川者以解隆德諸

生齊加會等之疑焉讀纔數紙見吾鄉大中丞藏庵翁守平涼時諭州民修築堡洞以避西虜若溫家川王家堡高山楊家堡共一百一十七處宏治十四年春越秋七月西賊果大舉入寇鄰境州縣俱被肆毒惟是州無一人一畜被虜者秦鳳一路因以安堵百姓迄今猶耿耿焉吁亦偉矣哉余童子時曾逮拜光霽今已參知政事矣翁其中退然若不勝衣食飲不盈一搯米兩目炯炯時發長笑則虛堂答響貫珠疊帶兩出於便識者知其爲貴人云嘗語人曰吾少失怙恃每時薦必泣然長慟幾不能成禮止有一弟常以懷二親者愛敬之行當終吾身矣後果如其言治家右嚴家人輩侍立終日未嘗敢祭然露齒凡冠婚喪祭統依朱公家禮至今祠堂神主三和土灰楮皆其遺式弱冠登進士卽拜大行人自公多暇窮日夜讀古人書無則借書以自廣甚者旦旦坐書肆披閱竟日至忘飢渴久則聞見該洽同僚目之爲元晏先生後身字不緣古詩須景與意會方纔拈筆嘗曰斷髮流淚刻燭擊鉢者果何爲耶吾師東崖張公諱克溫晉山劉公諱穆者累舉進士未第翁觀其文與人曰他日繼吾西磬張公者必此二人也果皆相繼登第一拜地官大夫一選翰林院吉士時人以冰鑑目之任浙江方伯時事無巨細必於一日中決之動中肯綮百姓號爲安不解擔尋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甯夏卒之日行李蕭然篋笥中惟古書千卷足以占我翁中心之所悅也無似追而思之曰王陽明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三

湛甘泉二先生每以良知及二業合一者以訓士東南南距翁在任時未溥其傳自今考公之心之行若同研席者豈德性用事果無豐儉於南北異同於今昔耶翁勳業在朝廷聞望在邊疆今幸有良太史在茲不贅翁姓安氏諱惟學字行之藏庵其別號也西磬公名潤字汝霖壬戌進士以都給事中陞順天府丞尋任都察院副都御史亦巡撫甯夏今任工部尚書云嘉靖壬寅春正月吉日立

趙錦陝西行都指揮使司記

仰惟我高皇帝混一區宇稽古建官分理四海內而諸藩外而諸邊

各設都指揮使司以統領衛所禦侮防奸之任雖均而輯戎固圉之責尤重也惟茲甘肅古雍州河西之域據三秦之上流控全陝之扼塞因以陝西行都指揮使司建焉嘉靖甲辰春平陽李子忠奉命來視司篆於凡政之弊者釐之利者興之期月之間煥然振舉暇與同僚甯夏黃子綺西安夏子繼武言及名宦因喟然曰先達仕茲者多矣善不善皆吾輩師也何姓氏之不載而漫無所稽耶於是礮石以題名記請予惟西北之邊有九全陝實當其三而甘肅又爲關隴重地東有金城之固西有玉關之嚴南有祁連之屏翰北有合黎之拱護轄甘涼山永肅鎮西甯莊浪十五衛所之官軍撫赤斤蒙古罕東哈密安定曲先苦峪諸部落之番族近而藩垣四鎮遠而綱領九邊通玉帛於天方列甕廬於疆場黃河黑水青海流沙崑崙崑崙峒際天極地巍然一大鎮也國初以都督重

臣臨之界以干城之責付以分閫之隆政令惟其弛張甲兵歸其
掌握又降以璽書給以關防凡機密重情許其徑達至於各衛經
歷蔡秉彝張納等亦蒙頒勅賜以禦寒裘服特示優異聖祖明見
萬里之外肇建永世宏基淵乎微矣是以上之晉錫駢蕃下之忠
義感奮西夷職貢北虜潛形屬番歸心軍民樂業過化存神之功
肆悖逆仇襲哈密虜忠順以西遷侵逼瓜沙逐羌戎而內徙聲教
雖及乎昧谷藩籬實徹乎敦煌且西海爲海寇竊據南山皆番虜
環居套賊出沒於河湟瓦剌睥睨乎嘉峪千古之金湯始多事矣
嗚呼璽書責任之專關防奏疏之密不亦廢閣也哉雖然文武之
道待人後行要亦在乎轉移爾誠能憂時憤虜殫力畢心撫黔
黎練士卒足兵食之計修安攘之規以大義結番夷以至誠安反
側酌古而宜於今撥亂而反之正則大禹之西戎卽叙成周之底
貢旅葵將復見於今日矣我聖天子中興之盛豈不與商高周宣
同光萬世也哉若夫虛文塞責徒事紛紜尸位素餐罔知展布祇
見日流於倣公議安能追耶子承乏撫循用是深懼所賴同志二
三子以匡厥不逮因述其張本以告夫將來之勒名於茲者抑愚
又有說焉昔予行役各邊形勢險隘頗得其詳嘗謂京師猶人之
腹心也宣大項背也晉薊東遼肘腋也延甯肢體也甘肅踵足也
邇者西北諸邊率爲賊藪若殘元遺孽住牧於宣府之窩穴俺答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古

賊酋屯集於大同之青山吉囊羣醜盤據於延甯之河套深根固
蒂黨惡肆兇近又假以收捕海寇迫脅諸番外交內攻奸謀叵測
正吾人臥薪嘗膽之日也苟或小有怠忽則榮衛帶虛腠理疏弱
元氣漸耗矣能免腹心之無恙乎是知甘肅一鎮寓乎全陝之動
靜全陝動靜繫夫雲晉之安危關乎天下之治亂廟堂
之上必有能建萬世治安之長策者而區區遠臣甯忍已於言哉
因併以 **王家屏中路甯河臺記** 河從崑崙積石歷河州注於峽口
爲記 流經甯夏東南直北穿障下其於

甯夏猶襟帶之固也顧自東勝旣棄虜入據套中時時猖獗侵我
瀕河諸砦疆事滋棘矣會大中丞羅公以文武儒望被上簡命鎮
撫甯夏至之日率諸將暨憲大夫按行塞西望賀蘭北抵高關東
瞰洪流南游目於環慶之野還至渡口見津人操舟渡焉渡者蟻
集河濡而無亭以守之則顧謂諸將曰嗟乎天設之險以扞蔽區
夏而棄與虜共之又弛要害不爲備奈何欲卻虜使毋數侵也吾
茲揣虜所嚮一旦有變不踰河而西繞賀蘭之北以臨廣武則有
乘長城遡流而南下以窺橫城之津耳然踰河之虜有河山以關
之有列屯以閒之我知而爲備猶距之外戶也虜卽南下地無河
矣計宜益築長城塞用遮虜使不南下而建亭墩於河之東涯以
護橫城之津此要害之守也諸將敬諾乃約日發卒築長城塞橫

互凡五百餘里別徵卒築臺河上臺高五丈五尺周環四倍之上
構亭三楹廂房四椽前施池橋數級上嶒嶒翼翼如也外列雉爲
城城周環九十餘丈高二丈四尺繚以重門設津吏及墩卒守焉
是役也卒皆見兵材皆夙具不五旬而告成事竣且以爲烽墩且
以爲津亭登眺其上而山巖隴坂委蛇曲折歷歷在目偉哉誠朔
方一壯觀矣憲大夫解君馳狀徵記王子王子曰昔南仲城朔方
而儼狁襄重在守也趙阻漳滏之固用能抗秦漢據白馬之津終
以蹙項則守要之謂矣今瀕河亭墩牙錯棋布守非不堅固徒知
守疆而不知守要地不固卽列墩數萬舉烽蔽天安所用之甯
夏雖邊鎮而京朝之使藩集之長列郡之吏下逮行商游士工技
徒隸之人往來境上者纏相屬也有如津吏不戒猝直道路之警
曾不得聚廬而託處安能問諸水濱豈惟客使是虞橫城之津厄
則靈州之道梗靈州之道梗則內郡之輸輓不得方軌而北上而
甯夏急矣此公所計爲要害者也人見是臺之成居者倚以爲望
行者恃以爲歸乃指以爲烽墩以爲津亭嗚呼公之意豈直爲烽
墩津亭計哉公營坐鎮城石甃開壩築控夷堡修勝金關建庾興
學疆理之功不可殫述述其防河者姜圖南雙忠祠記雙忠者何
如此後之登斯臺者尚有味乎余言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五

之先此矣不有太康王公請祭葬復爵秩額忠諫乎旣祀矣曷爲
乎合之曰二公地同時同建言同也同則從同曷爲祀於書院曰
以講學明道也講學明道曷爲乎不庶曰以忠也嗚呼憶明世宗
時代來入繼大禮議起杖竄殆數百人以爲人才用之不勝用矣
不數十年士氣頽落奸邪雜出以濁亂朝政而時之在位者奄奄
如抱葉蟬無復敢有出聲者唯二公抗疏直陳一杖一戍而所爲
奸邪亦稍稍削去由今思之明之世宗得稱爲中興神穆得延爲
至治皆二公一擊之力也張公之救楊忠愍也曰如以臣爲黨護
將臣處死萬不足惜鄒公之糾分宜也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頭
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當乎此時豈意得全首領爲完人哉卽
賢首樞胸血藏化碧不易於此矣撫軍六詔出守廬江猶是天王
聖明不忍以未死之身苟且耳嗚呼凡爲國家平居無事九賓庭
燎萬里風行以爲所欲爲百世無憂也旣勢屈形盡顛覆一朝朱
全忠欲以牙將爲太常卿裴樞執不可至忠殺之天子不能救而
唐因以亡嗚呼使言路得如裴樞者數十人相與消弭逆折必不
至於亡卽亡矣亦不至於如此之速也賢者不位而位者不賢急
者不諫而諫者不急此萬世之所以歎息痛恨於昭宣也二公之
忠猶鈞黨也其爲李杜猶睢陽也其爲張許漢世之所以亂而不
亡者數十年唐世之所以得安驅至蜀皆此物此志也蘋藻之祀
出於觀風河湟之靈式於英絕直養無害成杖西市與談道天年

總是一致故卽以雙忠祠次忠愍之右嗚呼凡爲國家必當思所以開通言路而言路人必思所以爲於可爲之時吾蓋因雙忠而有所感矣楊博甘州山南關記甘州城北四十里有人祖山內通瓦窰墩兩峰夾峙殆若紫荊居庸然驕虜每襲甘州率多由此蓋虜衝也先是鎮守太監陳浩於硯瓦溝南營伐石作疊水一丈四尺疊水之南又鑿石井深一丈許丙申十月虜三萬騎突至疊水上不能踰遲回良久始由城兒溝入烽燧所到藉以收保甘之人至今誦陳浩之功不衰博撫政少暇得與副總兵吉象通閱諸隘東自東樂大口子灰溝煙墩大小盤道觀音山抵迷軍溝西自紅橋青山小口子抵茨兒溝上下山坡靡不究極幽顯稍有缺漏不舉之處尋卽繕治如法已而至人祖山博謂象曰丙申之虜初不知有疊水以故倉皇無以爲計今若來人持束草可以飛渡此險不足恃也必須大建關城屯兵戍守庶幾萬夫莫敵之義象曰山形北仰南俯時值陰雨水瀾漫一二丈前人不敢關者惟恐其衝決故爾都司柳棟熟知地利可令棟相度之棟承檄周爰咨諏三宿始還曰石井迤南山有原如掌天造地設可以作關近關更作疊水一道不惟可免壅淤之患自是重險疊障矣時總兵王公繼祖甫至議亦合簡屬吏之精敏者得指揮曹鳳千戶張勛董其事鳳與勛議曰是關一成實爲扼吭先制之計但役夫千人晨夕炊爨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夫

苦於無水相與祝於神一日偶於巖石間掘地盈尺泉流沛發役夫賴焉棟曰維漢壽亭侯關公自我明啟運以來歲歲有功河右此泉靈異或漢壽亭侯錫也請作廟以答神貺博曰善爰卽關城之中構屋一楹敬塑公像飾以丹青蔽以幃幕左鐘右鼓百爾咸備輪兵三十人戍之官一人領之兼以司神之香火云是役也肇工於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十又二日訖工於是年六月十又九日關城高一丈七尺四面凡二十丈有奇城墩三面凡三十丈有奇城有懸樓如矢如翬頗爲壯觀增舊壘水九尺通高二丈三尺新疊水高一丈三尺尾長八丈斬城兒溝崖二丈廟之左右小屋各二楹爲戍兵棲止之所關之北山絕頂又作一墩防虜乘高擊射且大書題諸關門曰山南關其它工之微者不應綸陳錫掩骼記復具載後之守斯土者幸時加修濬俾勿壞焉

陳錫字本誠嘉靖己丑蘭大饑餓殍塞道錫倡眾捐資募工爲穴十數於四郭外與其親黨昇掩之閱數月乃已掩者凡萬餘屍復設壇墀以祀於是少保尙書彭公濟物義其舉言於當道命有司旌其門勒石以紀美而錫稱首羣號尙義陳氏歲丁酉蘭復大饑錫倡義於眾復修前日之所舉竭力殫心功倍於昔於時蘭衛鄧侯義之白於當道復表其閭曰尙義而陳氏之門凡再旌焉余爲之記所以趙時春典祀忠烈碑記昔夏后氏之王天下也窮河源傳其行也

沙故全涼之境遂屬雍州其後王略漫徹淪於西域漢武帝始播威靈雷振西庭風行塞外表河曲而列四郡芟樓蘭以震百蠻雖文德未稱而雄略廟算巍哉邈乎按漢初置涼部刺史郡太守令長丞官以治民都尉護軍護羌諸校尉屬國官以捍邊後復有河西都尉行大將軍權宜諸職異代因革雖名稱異宜要在強兵富民而已地既僻遠眾雜羌回犬牙相錯怙力負強競銳爭先人懷賁育之志喬峰四阻繚以大河黃沙白草瀰漫連天風騎生列獸屯鳥散形擬金湯之險捍禦秦雍聯絡西域襟帶萬里控制強敵勢居必爭之最德隆後服道汚先叛周被驪山之難漢列河津之營唐設涇原之戍宋罷洮河之師小者稱公侯大者僭帝王強弱相噬互為雄長積骸崇邱流血丹川代有秦項之禍有明受命海宇內外各奠方位奉琛效順惟臣惟妾絃誦之聲洋溢四表然猶建關設戍虓虎之將熊羆之師某布角張法罔或渝時用刀斧鋤誅鯨鯢威讜文告羽檄四馳故有策勳王府勒名石室祚流子孫聞望無窮其效端可睹矣然則昇平之世良臣布德以宣化搶攘之時勇夫陳力以除凶大節既臨烈士殞身而效義潤澤流於生民勤勞在於社稷五祀之典禮莫先焉而令血食靡備報享未稱僉以為歉嘉靖閒釐定典禮百神禋祀或興或革具如經義於是甘肅撫軍趙君載祇承德意考據圖籍質諸見聞自漢迄於近代卓然可表者具以爵里姓氏檄下有司建忠節祠以報功崇德既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七

而涼州始興營田都御史牛君天麟初設行院亦共惇厥典遂下憲副崔君允鳩工程作祠以落成蓋表其尤著者自孔奮而下凡十八人北堂南嚮中分左右以差其次則吳克忠慕宏義東序西嚮李晟丁剛西序東嚮兩廡則指揮包翼等八人主書爵里姓氏具如式春秋祀事如典制無或不虔牲將麗崔君屬時春為文以記之時春惟古之忠臣賢士沒而廟食於其土者非惟人心有所不忘且將使後之人見之者有所勸而興起今諸君祀前人忠賢以示後人安知後人不有高諸君之風復將以繼前人而示後人也法當為銘銘曰崑崙西極實生大河千里一曲秦涼是過惟河萃靈蛟龍鼉鼉其光屬天寶藏興焉駿馳名馬汙汙如泉國之所重以制百蠻基自漢皇邇乎神禹右臂既渥九山實旅茫茫涼野遂通諸華張官治吏中外一家紛紛五王陵籍魏晉凶德參爭居仁則潤叔唐衰宋九州振動天人濟時百則咸正雲雷解屯旱極而雨喁喁黎庶云胡不喜亦有僞豪能捍大患芟柞鏡臬救災止亂或勤王家奉以義勇有嘉折首不懌是曰忠賢實惟文武名垂竹帛震耀今古帝畀重臣來撫來巡佐以憲使保釐邊民既繩徽績爰修祀典佑啟後人永矢弗諼為梁雲龍蕩空松山虜碑暨思忠為政思賢佐我昇平於億萬年

記大明萬曆二十六年秋九月大司馬田公再計於制府李公犁墟松窟既空矣公會諸文武繙畫邊垣蓐食扒沙七晝夜從容

問及松山所以致虜與今日所以蕩空雲龍爲對狀頗悉命志之夫松山之虜豈其國初然哉慶歷間始也蓋松爲漢武所開以斷匈奴右臂唐因而稍慎封守宋失而淪入於夷迨我二祖逐虜開疆始克復時雖地廣人稀未暇垣籓然而胡虜旣逐之於三受降城外則河套賀蘭皆無王庭松山固耕牧沃區也成化初火篩虜套雖或不無西訖然或閒歲一至或秋高一至松山亦非歐脫也惟隆慶之末五單于解辯自上古雲中以至榆朔皆爲開市稱藩謂河西同一邊鎮安可無市於是招致賓酋攜弟著力兒宰僧子阿赤兒額勒革麻記西移松山而作之窠穴開大小市於甯衛莊浪又成一西河套此松虜之所由起也夫松虜旣款市而護儲胥則款之可矣而又奚必於空之也蓋松山左擁蘭靖右護涼古前逼莊浪兩河則腹心甘鎮則喉咽安能容得一虜山以西扒沙爲涼古屯地山以東蘆塘爲靖虜膏地山以南隆答石炭以至紅井皆莊浪屯收墳地安可棄以與虜即使羣酋歸順胡越一家猶將疑其異類况陽順陰逆東市西剽毋論跨有蘆沙卽近境屯墓三層墩臺被其侵軼一切棄之而縮築邊牆僅通一綫且別鎮之市夷外我內大防固未決裂今則糾而東虜到我內地建剝聚羶於青永火真連爲三窟而莊浪昌都之南北悉爲市場掠漢搶番爲其耕種其耳目其爪牙陵夷至於犯垂河陷方朔孰非松山貽之厲又安可以市自愚也夫松虜信當逐而向來譚款決戰見謂難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六

於登天何以空之若承蜩也蓋松虜所羽翼青永所憑依山險所矜雄番族誰不畏其爲負隅之虎乃公則自壬辰夏持節渡河周覽西塞視之真釜魚穴鼠第芟刈驅除自有次第以故蒐乘簡卒不二年得勝兵一萬公曰可橫行匈奴中矣一試於昌湖而青酋破再試於湟海而永酋破屢試於南北稀去而零酋破折首無慮二十狡醜且聚挾寇鈔公與李公計曰青永旣挫若醜易與耳只須會合河東由蘭由靖由中衛分路協剿鶴唳風聲始克一鼓而殲於是我方約日會兵彼乃悉銳先犯抗莊兵於隆答孤頭直欲逆顏行也者忽被公出一奇兵從泗水閒道搗扒沙又出一奇兵從黃羊閒道搗魚溝攻其腹背遂潰敗奔遁馘斬千餘俘獲萬餘則三月廿日也勢旣奔敗晝夜驚疑匪直番僧柴隆等歸之若流卽虜酋著什吉等亦投之如赴旋卽以此歸附番夷還擾之益不甯而且乘雨挖邊欲由鎮岔入海又被公密檄大帥伏殲其領兵五酋首則七月三日也彼始知西海不能飛渡東山不能久居著宰駝喙山後賓男屏息流沙矣公猶曰戒心叵測能無潛匿螫毒復於九月廿之四日躬率諸道將遍歷扒沙魚溝窮其腥窟選遣驍騎追擊之逾大漠馘俘葛爾晚卜等八百有奇而松山始信無一虜誰不服公之神武也夫松山犁空旣復漢唐之舊而有欲塞聚兵沙漠中脫守禦一不利將無貽後以艱乎噫嘻此非多事

也虜既戀棧又復深憤逐之去而不及爲隄備則旋逐旋回整毒必甚惟是蘆塘扒沙設將屯兵而又修垣列障將豐泉沃地一概括之於內而邊以外悉是鹵磧沙灘虜即數十騎不能來來不能牧牧不能久何況眾多且西起泗水東抵靖河橫互不過三百四五十里其邊易築自今冬以至明夏虜馬方弱其工易興邊即修而延袤不長其險易守蕩空松山必如是而局斯結矣漢霍嫫姚戰取燕脂祁連而匈奴歌曰奪我燕脂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奪我祁連山使我畜牧不蕃息者安知今不復歌也唐張仁愿乘虜隙跨河外築三受降城而匈奴一望見即哭者安知今不復哭也是役也於莊浪無梗咽之虞於涼古蘭靖無剝膚之患於甯夏無疥癬之疾於安會關隴無震鄰之恐於我軍民大收屯牧之利於彼海套無復糾合之蓄而首議定策者田公樂運籌制勝者李公汶協力矢猷者陝西撫院賈公待問飭度勅憲者甘陝按院許公聞造唐公一鵬震耀威武圖維大定以善後而克成厥終則新任甘肅撫院徐公三畏矣是皆天生元老以爲社稷而田公與李徐二公又皆北直任兵則奇之奇矣雲龍因率官若民勒之石而銘曰赫赫我祖迅埽虜庭來賓通道受降築城踏破賀蘭拱護神京蠢茲松虜冥頑不靈乘市西徙蜂聚實多掠番自雄虎視誰何交結海虜日尋矛戈抄及五郡毒遍兩河上千帝怒肅行天討三月會師六路協埽用正用奇虛批吭擣草薙禽獮勢如振槁號聲震谷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九

殺氣橫霄咸驚地拆誰說天驕胡爲贖眩尙爾咆哮七月乘雨欲渡海嶠忽被伏擊始遁沙灘戎心叵測戀棧復還乃乘秋抄大出搜山犁空腥窟修築邊垣西起泗水東徂河岸四百餘里爲陵爲漢漢唐故疆屹然天塹且屯且守匈奴臂斷以若奇勳問誰定計田公道謀李公持議賈公矢宣徐公保父許唐二公持斧飭厲後先露布懽動九重諸臣曰嘻天子之功天子曰俞諸臣之功君臣不有歸之太空功在山河何以稱空松故無虜原是真空逐張問盡松虜適返元空安攘掀揭浮雲過空斂卻寂若是謂大空

仁經略少保鄭公西征平夷記

甘肅一鎮比夷南番腹背受敵昔我太祖命宋國公馮勝略池西陲

取漢武故郡武威張掖酒泉爲重鎮以斷匈奴右臂則河西之間番漢圖帖然也自正德間套夷亦卜刺竊據海上破安定四衛然未久而去至嘉靖閒俺答永邵卜西犯而邵卜遂潛住不歸於是乎有海夷已然番漢犄角尤未爲大害也惟萬厯款貢以來夷王俺答迎佛假道而甘涼河湟之間遂成戎馬奔馳之所仰華建寺封殖巢穴呼朋引類陰圖蠶食而真相兄弟輩遂渡河而南牧於莽刺川潛逼河洮然諸酋猶易與也惟火落赤狡黠慧力能鼓眾漸收番族大張羽翼亦南渡貴德駐牧於捏工川始與永真相爲雄長於是乎有窺伺關隴之漸矣既十八年扯力良送佛西來火酋思曰夷首且至諸番又附此正可逞時也即會兵入犯一殺

副將李聯芳於洮州一殺遊擊李芳於朱家山一殺副將李魁於王溝爾峽夷鋒不可當矣時西番自彼帳歸者稱火酋始與夷王謀河西五郡雖近然邊城完厚尤足固守若留一套土卜失兔等於海底以爲聲援而潛渡精甲直擣洮河破臨鞏餘皆不攻自下五郡真吾東道主囊中物耳狂謀逆志猖獗日甚事聞而聖天子赫然特遣大司馬鄭公洛出爲經略以兵部武庫司員外郎梁君雲龍山東按察司僉事萬君世德贊畫其事悉心嚴限兼程於十月抵皋蘭奉揚天威首下假道之禁以堵流夷自南而歸者聽自北而來者誅時卜失兔爲火酋所糾猶欲闖邊入海屢諭之不從公曰此非大創不足以威夷乃召總兵張臣密授方略大戰於涼州之間殲其梟獍數百奪其輜重萬餘追之竟夕而返亦百年創見者公曰此酋旣滅而西甯海道正兩河適中松潘威茂又三秦後戶移咨四川巡撫李公尙思檄西甯兵備按察使石君櫛督令參將魯光祖遊德各選練兵將糾集諸番期以必剿時卜失兔新敗七鎮之兵日集各酋相顧倉皇前謀盡灰而夷王始歸咎於火酋矣數遣使謝罪公詰之爾西來不能平事反以生事朝廷怒革爾市賞又欲革爾王號別立賢者爾能聽我以所擄人畜盡數歸還縛火酋來獻我爲爾請宥尤慮天威之不測耳夷使叩頸願如所諭乃囑夷王搜其人口得三百一十有零戰馬二百餘匹盜鎧一百五十餘副叩關而進有言其不當納者石憲使遣人報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二十

公甲馬我之故物人口我之赤子屢拒之是資寇兵借盜糧計也孰若收而撫之以觀其釁方是時松夷宰僧阿赤兔督眾三千騎由西甯掠黃河番守將曰二夷輕而深入邀擊之可以盡覆石憲使遣報公二虜卜酋之部落也卜酋約與同仇蓋自恃未肯盟無隙茲襲而擊之未必盡覆而漢過且先是又驅之與卜酋合也三酋併力則火酋必入其黨而夷王繼之大事去矣願無言擊阿酋聞之亦感動率所部歸穴爲羣夷倡而套主卜酋夷王扯力良方各攜貳不復合謀火真諸酋雖欲西據直孤離腐鼠耳將無成擒乎是年正月公提師駐節西甯傳檄松茂懸布賞格生擒火落赤賞萬金襲萬戶侯瓦真次之謀謀並用番漢皆兵乃二酋乘夜拔帳北遁於海腦之西閒有餘孽令總兵尤繼先督軍追襲於綽遠河口其已渡者半皆沈溺未渡者胥屠戮斬獲首功一百五十餘顆牛馬數十餘匹莽捏二川昔稱河套者今則一旦而廓清矣時諸將有以功請者公獨曰此皇上之威靈國家之泰運吾等何力之有然兩川雖空青海未靖諸公之憂方大遽敢言功乎維時軍威大振狐兔失羣夷王深以爲恐移牧於野牛河遣使乞歸初請路扁都口許之緣公限二月大促馬瘦難行夷王遂改請川底不許脫延月日以埃馬壯而言者蜂起已謂夷必不歸必將入犯公獨持以鎮定坐觀事機益練我兵益積我餉爲堅久不移之計撲其奸細或逃其馬匹爲誌伐必戰之形夷計已定歸去

再乞路不川底不扁都口也爲計鎮羌以西紅陵諸口公既歷數其爽約之罪又深原其不得已之情卜酋與阿赤兔宰僧等令由鎮羌出夷王與不他失禮把漠妣吉等令由紅陵口出諸夷既歸火真必欲作螳螂當轍狀公乃分布兵勢大舉出塞河東兵自兩川而進扼其南奔甘涼兵自扁都而進防其北潰驍將雄師數萬業當未事遠遁於烏思藏之間矣縱火焚寺掃穴而歸功收萬全兵不血刃再造兩河屹然斷匈奴右臂以復我祖宗封疆之舊此非千古一見哉顧好事者猶欲求多經略謂何不剿夷王以罷貢市曷不擒火酋以報千古嗟嗟談何易也獨不思去歲犯洮河時傳某日而至三秦某日而至河洛遠近繹騷中外震動非公操縱安得有此景象又思十萬之夷蔓延海陬若不分別順逆概然而剿則彼句此引兵連禍結勝負難期安攘之事又不可以歲月計也又不思亦卜刺一小醜耳先後經略歷七名卿不能殲何也海西大漠去來任之而顧可以火酋遁逃罪經略哉百代殊絕孰如韓范然徒聞心膽寒破耳未聞其大得志於西戎者一試之於好水川且爾敗北兵可易言歟問仁湟中人也歲苦海夷頗悉顏未其所耳而目於今日者因僭敘之深愧不文始述其概以俟後之籌邊者覽焉

湟中破夷碑記 萬曆歲在乙未九月大甲中丞田公大破海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三

之鎮海蓋二百年無前之奇捷也先是永酋盤據青海陽款陰兇誘殺西甯之副將李魁戕眾二千餘遂誘順義王扯力良犯順合黨與數闖入內地攻破河蘭兵放騎大掠彌月未已殺夷人民萬餘皇上震怒命少保鄭公經略討之鄭公至皋蘭諸酋復返據青海秣馬將大戰鄭公遣兵渡河先截破套賊吉囊於涼州力良歸路既絕窮蹙歸命皇上念將士久征重元元之擾赦順義令歸穴各酋解散詔鄭公班師還朝而永酋率殘夷劫掠番人與其黨仍潛居海上大兵既還則又以所掠李副將敝甲數十牛羊百餘頭虛詞請罰窺我虛實計圖復逞直指以聞皇上乃命田公自涼永近羌以力和志在必遲以要封賞田公多方密計懸重賞鼓番潛偵動靜以聞選將治戎圖必敵而諸酋亦未之覺也田公會諸將議方略擬先定青酋後治永青酋者青把都猛而狡諸將皆難之田公曰青酋近窺甘泉永酋逼穴湟中我西則青酋東舉我東則永酋西發首尾牽制內顧不遑酋蓋以此爲長計以絆我兵使我疲於奔命耳青酋恃強無備今出不意勢可必克青酋既克則得專力青海而永酋可擒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乃潛師擣青酋覆其眾青酋單騎走詳在破青語中於是盡檢甘永涼莊騎卒爲三伏以待永酋密與西甯兵備劉公甯計乃以方略諭參將達君分布既定諸番密報永酋已聚眾提馬矣相與計曰田公適勝於

東必不暇虞我我可得勝大可要順義之爵次不失報青部之讐
且西甯之番可以盡收五郡可圖也又曰九月九日漢兒重陽必
不知設備乃率眾突出伏其千餘騎於後先以千餘騎佯呼曰與
我款乎蓋猶欺我兵弱恐不敢應故先以其半誘我欲其既合而
夾乘之而不知已在伏中也達君率精甲短兵直接鎮海游擊合
諸番截其後番兵刺下爾擊其左隆下申中擊其右賊前後受敵
不相救應死戰數十合遂披靡不支官軍前後斬首七百有奇其
為番兵殺傷者不在其數馬殘兵逃竄膽墮心驚巢海餘落皆夜
徙海西羊牛家帳多為諸番所獲諸番之被夷劫掠者亦多相率
而歸此其初捷即九月重陽之日也田公屈指曰夷多方誤我而
為我所算今永酋雖大創而火酋獨完真相納刺等全部猶盛齒
昏之慮計所不免眾憤既同眾力必齊此非諸將之所能辨也乃
帥中堅所過檢其精健晨夜赴西甯而諸番謀報已紛至矣各酋
果聚眾永酋空穴而出納刺沙刺下囊在前真相火酋後繼精甲
數千號二萬連絡數十里先圖刺下爾寨田公曰賊以忿來本欲
致死於我而先圖孤番者誘我也乃募番語刺下曰若力能守者
堅守十日我必破賊力不能相機從違勉圖後績圍刺下急刺下
佯合於賊諸將謹焉田公曰刺下非心背我者也我已密約必左
給賊且天寒草枯賊馬力已竭驅刺下返走此為上計而氣驕輕
我將必直前我攻其外刺下應於內破之必矣乃合諸營令達君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三

統之諸將咸受節度營於康纏溝下令曰明日破賊時也賊又圍
康纏溝堡以誘我見我軍乃大譁曰今日必無漢兒矣揮眾四面
齊攻矢下如雨達君鼓眾分其鎗礮弓弩更番疊伎以應之從辰
至申百餘合夷人馬死傷者環我壘塹而猶未肯已也忿甚復驍
悍重鎧奮長槍鉤桿單犯西甯兵西甯兵厚集以待後故終不能
得入賊於是氣竭智窮矣又見田公戰鼓大懼乃收營奔回田公
曰夷創甚無力再戰且懼我追夜必走矣乃令鎮海游擊閒道先
伏於前令通判龍君帥諸將方陣於後以迫之田公與劉公自按
中道又謀密呼刺下爾刺下爾收精壯斬夷奔出鎮海兵失期不
至故賊竟得逸去田公發前鋒追奔數十里斬首數十餘級然賊
死亡傷重於陣已不下千餘其沿途所棄焚首缺支者不可數也
其再捷於西川蓋十月廿二日也兵將出田公令曰猾夷致死官
軍不得離營壘爭首功夷遁不得追逐但取夷不能勝我為奇敢
違者以軍法議斬以故軍陣整肅敵如撼山竟不能動兵既交田
公披甲帥牙下與劉公龍君去大軍五里而陣與諸將曰我在此
與諸君禍福同矣用命不用命我親見之又以牛酒犒士勉以義
勇是以眾皆踴躍歡呼無不一當十者諸酋東西齊壞永酋已零
散不能成勢真相火酋驍壯又多為我所殲其號王子者三人謀
主五六人而兩陣所獲甲首往往夷百金之士足以大快云即今
西陲晏然士歌馬騰雖疆場之事機變不一即未能犁庭掃穴以

就永清然前後三捷殺傷數千亦足以振國家之威寒氍裘之膽起諸邊之積弱雪三軍之屢恥驕夷從是不敢復輕肆而遽垂涎則亦百世之一時矣北夷爲患歷代迄今訖無上策以制我高皇帝迅掃腥羶之後夷又以二百年生聚遂至控弦數十萬合其騎眾不減冒頓之強穆宗皇帝權宜許款羈縻欲實內以徐圖而將門庭而無忌此我皇上所以拒羣議而授廟略以西事專制田公惟田公忠誠義烈奇才天授夫是以受重任而不辭克成大勳於俄頃也昔元昊小醜韓范舉三秦之眾以禦乃數爲昊挫僅能以支當時軍中猶侈有西賊破膽之謠談者偉焉李牧日擊牛饗士堅壁數歲不敢與匈奴遇選車千三百乘選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餘人臨敵猶先以數千人委之而後得以大勝焉以今視之其聲實難易輕重爲何如者是以萬眾歡呼願勒銘以紀問仁才非班馬豈足揄揚國家豐功偉烈輒以陋辭記其大都以俟職國史者他日有所考徵焉耳是役也兼總文武分憂定難則大中丞田公樂鼓兵布眾慷慨決機則西甯兵備副憲劉公敏寬忠憤勇略使三軍樂於用命則西甯參將達君雲挺身共濟贊畫多方則監督兵餉郡司馬龍君膺分總固殊忠謀無異故能量敵慮勝而計得必成功得必就也賈勇揮戈舉旗斬將則柴國桂王汝翼劉衍祚監兵則莫負時督陣則田夢松趙用賢星夜赴敵虎馳熊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賈則莊浪參將張君應學標下游擊余君德榮碾伯鄭君恕古鄯守備鄧君榮祖莊浪協守魯君光國警柝巡垣撫眾安內則監理屯兵郡司馬高君第指揮袁桂周時相史守甯李愈茂李希梅祁秉忠治爲鑑效謀周旋不辭勞劇則經歷張榮教授楊登科乃若居中制外綱維遠邇則督府李公汝身禦松苗悉兵西趨冒艱險以濟同舟則莊浪兵備大參朱公朝聘威嚴彈壓營壘安輯俾田公得專意西征則鎮守甘肅總戎王公賦業深機遠計伐謀招番卒以得力收功則前經略少保鄭公洛贊畫兵部主事今陝西總憲梁公雲龍陝西僉憲今山西總憲萬公世德至於築垣塞險足練兵士急固內以壯根本密先圖以俟時機則先西甯兵備總憲石公櫛兵備總憲今中丞劉公光國副憲調浙江余公良樞是以離任雖久而謳歌不忘有不可得而泯者故併書焉其詞曰於惟我明列聖相承薄海內外罔不來庭惟茲大孽敗亡餘燼乾坤泰大卵育生息二百餘載醜類實繁跳踉叫噪擾我邊關惟我穆皇厭其煩狡曰茲蠢爾何足與校譬彼蛇虺恩以生存譬彼鴟梟懷以好音撫之摩之食之貨之厥恩浩蕩冥然罔思朝而飽肉暮而決藩暑得其衣冬又號寒適賞於東旋掠其西糾兇聚醜左順右違其欲既得厥詐遂甚大肆厥毒邊垣孔震皇帝曰吁是豈可容將軍虎士束手何庸乃下明詔乃治邊臣克詰戎兵三令五申皇帝曰吁來汝卿樂授汝斧鉞往治其虐公拜稽首天子明聖敢不

對揚帝之休命聚米屈指夷在目中乃上方略以達宸聰皇帝曰
吁惟爾從事假爾便宜我不中制田公稽首先搏青酋覆其巢穴
兵行不留是歲之秋永瓦乃猖密合醜眾欲掩不防闌入我腹兩
戰皆奔我武惟揚霆擊雷喧長戟短刀截背穿胸殲厥渠魁遂及
脅從孰謂夷強摧枯拉朽棄甲洩兵狐駭兔走孰謂我怯如熊如
貔投石揮戈山搖海沸捷書備具既達九重皇帝曰吁卿樂之功
功懋懋賞加乃丕績峻秩崇階寵以三錫公拜固辭天子聖神公
卿碩輔廟算惟靈疆場文武奮策殄醜臣適宣命何力之有皇帝
曰吁汝惟不矜能謀而斷大勳斯成昔我高皇及我文祖婦彼腥
羶奠厥中土羈縻之術暫不可常惟聖知幾堅冰履霜從今而往
毋爲膠柱馴可豚畜備卽犬捕邊氓舞蹈獲心樂意皇帝聰明天
錫勇智邊氓舞蹈青矜黃耆皇帝聰明皇帝萬壽嶧山磨崖願勒
洪勳閒住小劉敏寬湟中三捷記自漢通西羌置屬縣開屯田始
臣爰述斯文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書

市賞輕中國甚在事者姑示羈縻許馬年款乙未六月余承乏是
士甫至夷使使挾曰向約款年逾馬及羊秋之弗決漢羌無幸其
辭之不戢益又甚矣余深惟國恥莫泄節士憤惋不於此時決策
定慮我受其制羌畏其強羌日彼附我日孤湟事去矣則馴致前
代之失也迺上撫剿之宜於督府李公開府田公其略曰西海之
夷瓦永最張剿則他夷惕於威撫則他夷從之靡顧撫之易剿之
難圖難就易存乎其人總之母後時養厥也要挾而失其欲勢必
狡然先發在彼非計之得督府公報曰撫剿之間大善開府公報
曰豺狼難狎與撫甯剿蓋以瓦永二酋久稽天誅致塵聖慮不一
亭障繕甲兵一意爲自樹計八月得羌僧西納鎖南列思巴刺卜
爾完卜密告永瓦缺望將甘心於我曝糶瞭騎期在深秋既又得
羌人所遣偵報永酋戒兵陰謀入襲伊邈塘報督府開府暨兩御
史臺悉下方略申令戒嚴余與今副總兵都督同知達雲咸受厥
成監督同知龍膺與贊機宜同屯兵通判高第料簡軍實亦既審
矣九月七日丙子報夷五十餘運趨捏爾巴峽八日丁丑遂傳檄
布伏碾伯守備鄭恕將兵一千壁乞答真中軍李可愛翼之古鄯
守備鄧榮祖將兵六百壁阿巒堡土兵把總祁秉忠將兵五百中
軍百戶夏孟明將兵二百五十夾壁伏羌堡西納刺卜爾申中諸
羌兵五百集境外以邀奔佚鎮海游擊白澤將兵二千爲中應達

將雲自將銳兵二千壁於南川之閣門北川守備余世威鎮海中軍楊桂將兵九百宵合雲營約束既定九日戌寅日甫出夷不虞我備毀障塞從南川入入強半伏兵突起前後邀擊飛丸疾矢動盪山谷夷驚中斷首尾罔屬合圖挾剿自辰至午獲夷級六百三十有九達將手刃其魁羌僧刺卜識其爲把都爾怡卽往害李副將者障以外者羌兵伏發噉聲一震射擊如雨夷周章奔竄追斬夷級一十有九捷音旣至余度殘孽且黠窺我重兵在南乘虛必及鎮海馳報曰澤移兵守隘併檄鄰羌刺撤爾捨捨爾協守截之澤兵預壁思冬彎十日己卯夷果以五百餘騎走犯西川由刺撒西林入澤督鎮海千總鄧紹芳統兵蹶起對敵復馘壯夷二十有九十二日辛巳流虜七十餘騎徑趨西石峽夷冀掩不備而得志於羌也偵者鄭萬庫傳告澤兵伺之峽傍夷躡峽孺澤出迅擊夷急還追斬至黑溝口馘壯夷三羌人哈牙輩馘壯夷一前後總計馘壯夷六百八十有一捷聞開府公公曰湟士卒其勞乎夷必借資諸部以圖大逞其何以禦之乃躬率標下游擊余德榮及張應學魯光國千總把總將領十健兵三千亟來備之二十一日庚寅抵湟中遂閱南川戰壘積屍交橫膏血俱殷七尺之軀莫非專車者焉馬驚逸不服乘公徒步周覽指而嘆曰京觀可築也往戊子之變李將軍隕身覆卒於王溝爾峽距此相望咫尺而近是舉也足敵王愾快羣心而瞑諸將卒九原之目會西納羌人偵自夷中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三

告瓦永嬰結納刺沙刺諸酋眾以報南川之役公語諸將曰湟境恃隘以居扼夷境外則我壁其險彼處其夷夷苟入境則險夷共之曷冀全勝諸將咸以夷眾關隘多俛入莫測外禦爲難公曰不然夷憤方張望我而壓出境餌之還壁拒之夷可集也以主待客集而擊之策乃完善十月十三日壬子偵夷前騎已薄牙橋旣候夷塵約萬五千餘薄境外將犯康纏溝公問計諸將咸曰夷鋒未可攬畫地分防拒使弗入公曰夷勢迅急譬猶狂瀾隄其下流潰可立待又分而防之我力不集彼無大衅甯遽罷歸更爲善辭以啗士卒勸材官激主將並令敵血務在一心諸聞誓者靡不感奮願效死力公復躬陟山顛督軍爲臺竟日風霾中據胡牀進麤糲檢校戰守之具不啻備矣夷征往失趨趨境外第重圍刺卜羌堡堡當山險我兵不能長驅刺卜勢孤且降之夷欲結刺卜歡藉爲嚮道爲羽翼不犯秋毫公問之曰狡夷之情不輕內蹂復不肆掠士勝毋貪馘進毋亂行夷前毋御退毋遽尾要在餌兵邀其來潛師遮其後始以火攻繼以合擊在殲其眾不在首功眾殲則夷氣衰氣衰則不遑安處遁歸故穴青海之澄四衛之復藉是舉也諸將曰諾二十二日辛酉陳兵數百嘗之夷利我寡整眾突入是時主將雲已勒大營於康纏溝東杓爾灣西甯營兵九百列其南而西甯營中軍柴國柱千總王汝翼劉衍祚把總彭大系劉一正李

榮先王天澤達世賢統之贊理營兵八百暨北川兵五百列其東
守備余世威甘州標下中軍張君恩千總高科把總劉承惠周自
新滑熙舉秦大川李承系統之莊浪營兵八百列其北游擊張應
學莊浪千總李希靖把總孫尙文光李秉誠統之協守營兵六百
暨古鄯兵三百列其西守備鄧榮祖莊浪中軍何隆千總魯之由
安承化把總乃天祿毛林統之夷環而急攻將士毋敢後齊勇若
一射擊四出九無虛發矢無妄舍夷拉死扶傷繹絡如蟻將士夙
奉公命無敢離顏行輕出以俘馘者夷警西甯兵甚又四集而攻
其南自巳至申旅進旅退衝突數十合雲應學輟然益嚴號令身
先士卒兵氣百倍騰躍迎敵不動如山夷咋舌曰西甯兵馬胡一
若鐵壁耶及夷酋有擁坐纛者雲親提神礮擊傷之夷眾始卻
其焚燬積地血肉狼藉者益復無算方兩軍相接礮聲如雷嚮應
四達煙焰瀾漫林壑晦冥獨片雲青紅斑駁若五色蓋高懸雲營
逮夷始散將士莫不目擊眾咸呼神助云開府公諗夷獨集西
陲猶慮將士不殊死戰慨然曰不親滅此虜何暇寢食乃以總四
川守應之事屬之余以巡警城垣之事屬之高第公掇甲躍馬命
龍膺監余德榮鄭恕魯光國李可愛兵一千二百偕發赴鎮海余
督衛指揮袁桂中所百戶許尙仁左所百戶始繼祖給以鏡槍火
箭及諸熒炒火具八十餘車從公以行公至徐家寨夷望塵退時
天已曠我兵亦解甲於此左右叩塞關不啟諸將謁公塵埃中就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美

憩荒祠祠特圯陋道逕阻塞供需失次公藉地召諸將手所挾酒
脯相勞苦盡其歡心夜分倦已將寢祠中諸將踞踏相顧不自甯
公曰我尙祠下諸將安之三軍之士又安在耶諸將感激泣下卽
古名臣與將士同甘苦者何以加此初公計覓刺卜部羌刺住子
至是夜令開入夷營偽稱我師以刺卜遽降屠其族屬我得脫未
歸附耳從申陰約刺卜爲應諸營且淹以需其會質明爲二十三
日壬戌公令柴國柱將健兵左繞乾溝白澤右繞小康纏溝開道
潛出夷後公協龍膺將大兵直逼夷營夷望飛塵四合大兵將壓
亟發夷畜前奔甲騎殿後我兵全甲追之夷踉蹌不知所出刺卜
乘亂潰其中堅前應我兵又轉而合我兵以逐奔夷至境外遠迫
險阨而還前驅之士紛紛叩公馬獻馘公愠曰戒汝曹毋貪馘所
獲幾何而殘夷游魂倖矣我兵暨羌部共馘壯夷六十有一計所
馘不當死傷什一也是戰也詢於刺卜得夷中所視聞昨者之戰
斃於達將神礮者滿克王斃於眾兵者把漢他卜囊脫賴舍人總
鉅酋十夷料眾而喪者八百有奇牛馬死者十六今日所喪者亡
論已及視夷拉其死者特燔其酋不爲我兵利其遺骸纒纒疊而
成邱諦而計之與刺卜之言版版不爽軍正指諸將士而進曰乃
者四千之眾當萬有五干之夷徼皇靈稟幕算將士用命亡軀力
戰自朝及夕九死爲鄰幸獲全勝顧軍制尙首功微今日再捷有
什一之馘豈不泯泐乎昨者血戰耶首被燼矣纒纒而疊者具在

安所從來請明詔破曩制酬苦戰奮士心是在掌記也公曰噫嘻
余豈不深念諸將士勞苦而功高哉九塞之上報戰騰而拉死月
有聞也余弗敢遙臆其若何苟越制以請則後以台爲口實其萌
滋蔓矣夫南川之戰刷夙恥也西川之再戰保前伐也至今毋貪
馘者余冀弱夷而移其巢抉河以西胸腹之疾也乃今兩有獲矣
夷荐弱矣圖之而復其地厥有績矣事成以酬國恩以緩境土諸
將士千古之大業也安用區區以首功爲不掩美不掠虛不越請
聞之天子異數之及則廟議在焉諸將士其安而俟之以圖其大
者余與在行間習其始末而將吏士卒之戮力開府公肩事之果
料敵之神與夫廓清西海之任不可無紀以俟史乘之采遂備書
而爲北山鐵廠碑記往者主和議邊備久弛塞上數苦兵輸率敝
之記北山鐵廠碑記於道田公鎮撫五郡時儲簡銳主客騎步各
器其材鹽筴屯田靡廢不舉介冑鋒鏑石神器戰守之具也而
悉資坑冶故事陝西行省歲供甘肅軍需熟鐵十萬九百餘斤鳳
翔歲供西甯熟鐵七千五百餘斤乏則復齎行李鬻之關以東稽
程則數千里而遙稽時則以月以歲徒糜費罷徵發轉輸已耳且
無能濟緩急公乃策諸監司徧搜山澤復徵治氏於秦晉得治氏
來襄其事余不佞備兵湟中始得礦下馬圈北山之麓旣得之大
山峽治氏謂北山礦廣而堅視大峽良便其山嶠崢澗中石鄰鄰
積無算踰數里山木蕃殖薪樵者報曰可以治鐵余躬詣相度乃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七

卽北山下置官廳六楹鐵鑪二座營舍五十間跨山爲墩上建墩
柵四楹周圍牆塹足備不測合簡西甯各營步卒四百供版築之
役擇指揮盧忠爰督厥成仍選士習其藝復令如周官所載物其
地圖而授之煅者採者各擇其人爲長久計是役也有五利焉河
西四面乃用武之國朝治而夕效取之源源一利也無輸運數千
里之勞民獲休息二利也隨取隨給無歲月之淹三利也工役則
取諸坐食之步卒炭石則採諸無禁之山林下不擾閭閻上不煩
公帑四利也以五郡之材資五郡之用旁郡額供止輸折價以備
除器之需五利也况邇者彼數內興數爲我兵所衄爲之咋舌稱
鐵壁云今復聞在在坑冶甯復有不逞志堅甲利刃烈火迅機行
且凌崑崙沸青海建萬世無窮之利公可謂忠於國矣昔管子以
策試齊遂表東海管子策士耳且富強之說不足述也願齊以管
子霸乃今用事豈少管子哉卽局促因循而以綱紀經畫爲迂且
擾奈國事何誠能度不費之利興不怨之勞事半而倍於古人務
久遠以裕國計當保世世無疆場憂余惟前事者後事師
也因伐北山之石而紀之若此公名樂戊辰進士任郎人龍鷹南

川大捷題名碑記

時萬曆乙未九月西甯以戊子中夷蹶上將覆

無道潛蓄禍心聚謀內訂大中丞田公授祕算於監司劉公以暨
達將纂嚴備之虞尋擁勁騎千餘闌入南川捏爾朵峽偵至達將

率西甯營兵二千往檄北川鎮海諸材官各率其伍分伏要害而今番兵密布峽外繞出夷背比夷入達將挺身壯語譙讓夷魁報詞甚桀我師伏突橫截夷衷前後罔屬我兵殊死戰達將手刃其魁卽曩時隕上將者合圍擊殺靡有孑遺計馘六百八十有奇峽外殘夷復爲番兵所殲抑奪馬畜無算夫戊子之後夷有輕中國心以強披市而我奉之夷欲無厭我供不給是所謂割肉以啖飢狼狼愈貪而我立斃豈惟湟中危夷日內巽河以西無甯日矣今茲奮起積衰墮其孕重一刷宿恥大振國威對揚王命彼卽報也劫於曠昔已耳我當益肆張皇誓不與夷兩立則夷亦人耳猶前日之永瓦耳將奈我何旣不惜以其身塞大難之衝奪彼驕蹇之氣且永肩厥任屹爲秦隴捍關非幸一勝而掉臂也中丞公烈哉是役也督府李公直指喬公畢羣策出萬全而監司劉公握其算達將肩其勞厥功偉矣諸將吏與有勳伐者悉登名碑陰

西川大捷題名碑記時萬曆乙未十月中丞田公策夷必大舉復來親提幕府一軍併檄莊浪諸路兵馬畢集嚴墩增陴待糧飭械不憚征繕晝夜焦勞夷果要結別部名王空穴以出十月入犯西川大康纏溝顧征南川之伏躑躅境外不輕內蹂但重圍刺卜番堡日誘之降時番勢旣單陽爲順夷以待我軍公命三百孱卒致師夷利我寡擁眾突入鐵騎萬餘我已列營鋪墩四面火器具舉夷眾大懼西甯攫鋒更爲肉薄公志期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美

盡夷崛以身先夷退公藁宿蓐食手持繡纒餉諸將復勞苦諸士卒昧爽挾膺提兵追剿諸將力戰而番部潰其中堅兩軍相爲表裏夷不能支梟剋酋健號吡震天焚燬蔽野夷窮奔我軍傳險而反夫將受成於公暨監司劉公主堅壁不主先登主摧鋒不主斬級夷以鐵騎排山而礮卵我如虎三搏氣盈必衰我驟攫之旗靡輒亂彼脫蹶生我無幸矣我受齊勇若一屹如崇墉牢不可撼虜爲躍鐵我爲洪鑪孰堅孰瑕孰勞孰逸不尙首功之名而收全勝之實提衡而論何減曩勳且也公親臨戎諸將戰益力夷酋再敗塗地創巨痛深駝喙海陬敢違取當而我師方旦夕摩厲以須其出中丞公烈哉是役也督府李公直指喬公布昭師武震疊皇靈而監司劉公裨闔兵機達將縱橫將略厥沈猶龍河東兵備道張功偉矣諸將吏與有勳伐者悉登名碑陰

沈猶龍河東兵備道張公去思碑記靈州自秦漢以來或稱州或稱郡或稱軍與鎮城僅隔一河而東西兩道並建蓋其重也神廟之季天下紛然用兵矣廷議遴選才德宿望之臣分蒞九邊而曙海張公以按察副使飭河東兵備當是時遼左川貴並軍興多調邊兵爲援繹騷無甯日本鎮援卒方遣行而悍丁金白張威等路殺領兵官僞署左右將軍焚掠而前遠近震駭公至固原聞變星馳進大書前導曰戍士遠役誠可念卽有所需何不以情請而輕貽國憲且父母妻子各在城而自貽族滅何也軍門發兵擒剿汝進退何以

自全幸本道未受事可開汝一面如悔罪者速投戈隨本道泣鎮以明無叛志也眾環跪而哭聲震山谷叩頭請死有流血者公隨路慰遣原營安插而密擒渠魁寘之法甯鎮以安其定變有如此者銀定賓友擁眾牧邊聲言搶花馬池公曰彼素利我市賞且中國無釁不敢叛可不勞師而服也因計誘通事僧人宣諭朝廷恩威通事曰無他也意求增歲賞耳公怒曰國家定制誰敢議增必欲增者當決一戰後雖稽顙求貢豈可得哉乃勒兵令徧觀營伍而縱之歸二部各誅帳下一人以謝過焉其制勝有如此者熊經略廷弼威震九邊得便宜調發有偽充經略使者勒取馬價傳鼓而入甚倨公曰鎮故市馬然不取馬而償者何也其人曰道遠恐疲折價至近關貿易為便耳公疑之簡故謀印文小異遂伏罪其發奸有如此者鎮臨極邊武備盛而文事寡公攝學政月有課歲有較朔望泃賢宮講業論道辛酉獲雋疊雙邊方侈為盛事其育材有如此者復創設商學以便商賈子弟肄業於是羣商輻輳歲課羨溢其柔遠有如此者靈州瀕河而城歲費薪夫數千金以禦河壬戌河大決居民屢夜驚議他徙公相度水勢從十里外建石隄為一勞永逸策歲省薪價工役無算而向所衝淤轉成腴壤其保障有如此者秦家渠常苦涸漢伯渠常苦漲三農失業輟耒而嗟公築長湃以護秦別開蘆洞以洩漢計疏渠道三十里復蕪田數百頃而歲額驟增數千石時號張公隄又創制水厚利民灌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完

既號張公車其裕農有如此者公為政大抵先事綢繆臨機制變聲色不動而指揮若神目光如電坐堂上人從轅門外窺因問如雙燈故雖色笑親人而人不敢干以私若夫內靖寇氛外銷邊釁談笑折衝豈不賢於甲兵百萬哉公庚申以按察副使受事壬戌長按察使甲子加右布政使履任六年而攝河西者再至乙丑凡兩考卓異擢巡撫都御史去先是城北有二賢祠祀楊公一清王公瓊以報修邊之功也及公去任二年而鎮人思公之功不下楊王於是貌公像而三之更其額曰三賢今年春甯夏舉人張先春沙圻貢士沈諫等以計偕至京師謁予請為文以留公愛夫龍向奉命閱邊已疏公治狀入告所為聞且見之而非無徵不信者矣前二十年公守雲間全活饑民數百萬獎育士類龍亦廁門下知公非一日也又烏敢以不文辭哉今上即位公以少司馬陳新政六要上嘉納召對行見秉中樞如王公掌綸屏如楊公事業彪炳真堪鼎足而立矣公諱九德字咸仲別號曙海浙江慈谿人登萬

歷辛丑進士

國朝宋琬一門三烈記

歐陽子作馮道傳引李凝妻王氏斷臂守節一事以譏之而嘆當時將相以下無仗義死難之

臣一婦人女子之不若焉為可羞也余讀光祿趙君一門三烈傳蓋不禁掩卷而流涕也其略曰烈婦姓石氏適於鄭世為甘肅衛

人生子完我仕至河南南陽郡丞郡丞之妻王氏性貞而靜生子橋柱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員女一人年十一崇禎癸未冬逆賊李自成敗王師於潼關遂據西安諸郡縣望風款附惟甘州總兵官馬燠巡撫林日瑞偕紳衿萬甬等登陴固守誓死不降賊怒攻圍百日無援者城既陷猶率軍民巷戰三日力屈而死甘人之被屠者積屍幾與城等方事之殷也石氏預戒家人積薪於中庭橋柱幼怪問所以給之曰賊方用火攻將以防飛礮也既聞變王氏左手扶姑右手攜女入薪舍石氏趣命縱火火起舍焚遂俱盡於烈焰中越十日橋柱發視之遍體焦爛姑婦猶相牽挽惟其女相去稍遠顏色如生願髮卷曲猶作雙丫髻狀也嗚呼異哉夫關中山河之固號稱百二其士馬甲兵之強爲天下最賊勢雖甚張乎三邊文武將吏擁重兵者不下數十萬人及其部署未定時戮力同心聲其罪而討之天下事尙可爲也乃僞檄所至莫不交臂屈膝迎之惟恐其後獨甘州以塞外孤城抗其鋒而拒以死守此所謂委肉以當猛虎之踐者也嚮使武威酒泉諸大帥有一人相爲犄角者賊未必不首尾狼顧也計不出此而首竄偷生舉全秦而委之於賊豈其時無一忠貞節烈之輩哉抑明之運數將亡人力卒無如之何歟迨其後甘心從逆者往往以誅死幸而得全要領以沒猶之乎腐草之螢光耳曾不如石氏姑婦母女至今凜凜有生色也嗚呼予旣嘉氏之烈甚於凝妻之斷臂而歎夫馬將軍林開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三

府之死雖張巡許遠無以過之然非烈婦有賢子孫如鄭君者汲汲焉表章其家世則其姓名亦不得而傳因得牽連書之以備史官他日劉璟華碑記臨洮府蘭州爲驛驛猶未盡除急飭釐革牌照得驛馬官養草料官賈馬夫官募奉旨定例日久原不與民相涉也本部院受事以來訪察秦晉州縣率多違例累民隨行款禁又復檄飭蓋期各州縣立改前轍與民休息耳今本部院前赴會審欽案所過地方聞尙有陽奉陰違喂馬看差馬夫等項仍派取於里下每里有二三名不等每名給銀三二十兩不等而額設工食全爲官扣爲此飭所屬各州縣驛除驛馬已經官養不計包折里下令其永遠遵行至屬民養者急令將馬收號官買草料喂養至額設喂馬看差馬夫止許照額覓攤幫該道仍不時稽查如有違犯卽指名揭報以憑參拿倘該道漫不留意本部院察出或經告發將該州縣立登白簡而該道亦無辭失覺之咎慎之慎之毋貽自悔等因擬合聶玠鎮遠樓靖逆張公碑記衛霍班趙之立石刊刻永遠遵行

才負方召李郭之望勘定河西鞏固嚴疆八年於茲矣越乙未夏公以人臣奉職若大禹已溺伊尹納溝之思上承天命下綏民生爲無愧厥心無忝厥職乃念南服未安寢食靡甯惻然曰一土未平曰予辜一民未康曰予咎願驅馳疆場如漢伏波將軍以舒

至尊南顧之憂遂密章 上聞帝曰俞惟汝久歷嚴疆動勞懋著
今又自請效力繁劇忠勤可嘉著卽來直俟 節用會內院經略
洪公特疏公壯猷智略雄天下以南征爲公任 上曰可乃命大
司馬議補湖南右標提督總兵官右都督載錫之衣載錫之馬錫
胄錫介錫刀感飾金形弓絃矢規莫隆焉仍 命赴京朝見樂觀
其人也易曰九二在師中貞吉王三錫命其謂此歟公恭承 帝
命不俟駕行西之都人士如失慈父母士釋卷而嘆農耒耒而悲
商罷市卒擁轍扶老攜幼聲動天地且番夷蹕門號呼曰公去誰
與主稽首伏地不忍去大中丞周公目之惘於中卽會疏咨留時
萬姓戴公功佩公德曷維其已因追念癸未冬際闔變屠戮幾無
噍類迄戊子春米回煽亂自甘而肅而涼而溼中而允吾未渡皋
蘭敢飲馬於洮陽天水間侵我疆土踰我城垣蹂躪我人民焚燬
我廬舍離散我父母妻子荼毒之慘遍兩河猖獗之勢震三秦時
惟我公弱冠請纓爲大司馬孟公前鋒愿秦晉豫楚齊魯燕蜀所
至輒建奇勳一聞西土變起奮激先驅不決旬而恢復河東諸郡
乃銳氣益壯五月渡河至武威六旬羣醜蕩除直抵張掖賊負固
不下半載已丑春公震怒不避矢石身先諸將士登其城奪其大
纛而賊潰遂成克復之功餘孽奔酒泉公力攻之如初酒泉已平
餘孽裹瘡走玉門欲竄之哈密公率諸將士直追擊嘉峪關無遺
種偉哉壯猷惟公第一 露布奏聞 天子留公鎮守甘肅於時戰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三

伐初息瘡痍未起兵民雜處尙有反側公首建輯甯之略釋罪解
網與民更始至今凡占風候月衣毳茹酪者莫不奉冠帶而祀春
秋所以威震邊陲名馨羌番中外傾心遐邇載德且七年來士同
氓隸公則鎮原時頌而宮牆不振民困顛連公則惠養日篤而哀
鴻咸集城郭樓臺久遭兵燹公則捐俸重修而金湯政觀聲教四
邇人安而遠人服河西半壁天非公耆功盛德何能大定若斯哉
今 上知人善任經略爲國推賢以公雄才偉略忠誠格天觀
天顏膺三錫命當與衛霍諸君子方厥休聞於以驅馬渡江以底
定西北者底定東南出斯民於水火奏不世之膚功勒旂常繪麟
圖光被史冊非公以大禹伊尹之思爲思其孰能與於此今公將
北矣西之都人士固留之不得乃僉與歌功頌德用壽貞珉昭茲
來許公諱勇字飛熊 總督吳赫 欽頒聖訓碑記 皇帝龍飛三
號龍巖陝西洋縣人 皇帝濯征漠北師武臣祇奉 廟謨催陷廓清歸誠者日相繼
化成深仁浹洽溥海內外悉來享王而厄魯特噶爾旦獨外聲教
嚶爾旦不復能軍釜底殘生喙息絕繳丁丑春三月 皇帝以餘
孽未靖非所以勤恤民隱又安萬世用是 躬御六師西臨夏鎮
自冠裳以至襁褓皆得瓣香衢巷瞻仰 天日當是時行慶施惠
蠲免是歲田租 幸閱武堂大設宴饗將士而忠勇諸眷屬老稚

熒燭盡蒙 賞資有差 駐驛夏城二十日尋復出塞外登狼居
胥山指授 方略夏人攀留 車駕不得請所垂 聖訓勒貞珉
以傳永久 皇帝篤念邊疆兼以邊民椎魯樸重遙頒 聖訓用
宏啟佑若曰我不惟多話惟祇話爾課農桑預儲蓄各恭乃職屬
乃士重倫教策經術庶幾萬世子孫永安斯土維時夏人感血稽
首佩服罔敢會嘍爾且走死漠北西土咸甯夏人踴躍歡欣子來
不日百堵偕作用成 聖訓碑亭 臣吳赫錄錄無似督師秦蜀常
以覆餗是懼適執事夏鎮日擊 熙朝盛事不可無一言以宣
上德慰下情竊嘗稽刪書斷自唐虞二典三謨煌然居百篇首其
言平易正直未嘗有艱深信曲非常可喜之論俾皞乎時雍風動
兩階干羽無遠弗屆為萬世法程今恭讀 聖訓洋洋乎上媿典
謨夏人生長天末耳目僻陋一旦親見 堯舜身領 玉聲是訓
是行會歸 皇極宜其趨踰恐後永奉為日星雲漢也 臣考夏鎮
於三代時為朔方地在渠搜迤北惟南仲往城見於雅詩而巡狩
述職為大典大率以僻在要荒香矣無聞至漢臨新秦唐幸靈州
雖著典冊而其揚武略勒歌詩皆付諸河流沙磧無可考者逮夫
五季前後赫連元昊輩又復各據表裏山河互爭雄長黑水蘭山
間曾不得安枕臥夏人獨能在 天子一統無外時消烽燧事耕
讀 聖訓一亭巍然在望每吉月今日呼嵩祝願如聞都俞吁咈
耳提面命繼自今子言孝父言慈忠順不失以事其上 九閩咫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三

尺豈不萬年如一日哉 臣願與文武吏士冰檠自矢悅安強教率
一方父老子弟共頌明良喜起之歌以廣 盛治於萬一焉敬為

記 何錫爵飭禁河橋諸弊碑記 堡 一條城西古城結家嘴甘草店

冰淋溝馬蓮灘新營內官營買馬井保定堡連搭溝大寨子源川
子康谷寨水家坡石堡買子堡什子川水阜河老鶴窩蔡家河
安甯堡鹽場堡等處地方並草戶王立安廷虎張仲良毛只楊積
等名下派取並不發價以致苦累民生嗣後永行禁革凡此需用
芟草官發價銀照地里遠近公平買備 一每年需麻一千觔係
發銀十二兩與渭源縣買運不但虧短價值勞民運送且滋藉派
累民之弊嗣後永行禁革凡需麻觔俱各發價銀在蘭市照時估
公平買備 一看船水夫三十名額設工食銀五十一兩每年止
給銀一兩七錢不敷食用致累里下私幫嗣後挑選勤幹水夫二
十名於額設工食一兩七錢之外每名增給銀一兩三錢足其食
用俾自三月內安橋日起至十月內河凍日止晝夜在橋經營此
項增給銀兩應管橋稅官捐給至於此外十名水夫仍照額設工
食給發惟遇暴水驟長及安橋日令其在橋效力餘日聽其自便
所有里下私幫之弊永行禁革 一安橋需用編籠梢條每年俱
在蘭衛官灘柳溝一帶地方派取運交殊滋擾累嗣後永行禁止
無論需用多寡俱許管橋稅官發價買備 一邇年橋工輒將纜

船大小草繩縮短丈尺改粗爲細以舊抵新並將鐵索不加工錘鍊堅韌易於脆烈以致往往被暴水冲斷嗣後永行嚴禁如再故違官役從重參究 一每年挑泥拉船係鹽場堡東灘人夫接運船隻係五關在城人夫南北兩岸築修馬頭需用黃土一千二百車係五泉鹽場堡車頭拽運需用石頭三百車係龔家灣老人車頭拽運需用裝籠石頭係五關老人拽運需用樺木銷子係柴溝銷子戶俱備俱係累民之事嗣後永行禁革凡需夫車土石等物俱係管橋稅官發銀雇買不得故違以上奉禁各條刊石曉諭官民永爲遵 儲大文賀蘭山日記 賀蘭山甯夏西屏袤五百里有奇守勿忽 營北計之迤西曰黃沙坡曰黑山嘴曰黃沙渡黃河兩岸爲金積山中爲青銅峽胥近中衛又迤東曰觀音山口近棗園堡又迤東北曰大佛寺外口裏口小口偕井溝胥近廣武營又迤北曰哈刺木口曰林泉口曰靈武山口有沙羅墩山多水胥近大壩堡曰雙山南口北岔口北舊口曰磨石裏口山口胥近玉泉營曰赤木關裏口曰甯木關新口百馬可齊驅蓋山勢至此散漫多礫少水又多卑峰仄徑閒得土壤而關之二口胥近甯化堡曰金塔中口曰獨樹裏口胥近平羌堡東四十里則甯夏鎮也曰獨樹兒口近楊顯堡鎮威堡曰滾鐘裏口曰黃峽裏口曰繫石口曰水吉口曰鎮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三

北口胥近鎮北堡而堡隸墩曰黃峽外口曰黃峽敵樓曰宿嵬口曰石關曰高渠曰宿嵬曰敵臺曰乾渠曰鎮靖曰下古曰馬房凡十有一墩又迤北曰北寺口曰宿嵬裏口曰賀蘭口拜寺口去黃峽口五十里黃峽口去賀蘭口五十里賀蘭口外七十里爲麥琛山又東五十里即河套界而秦邊紀又謂賀蘭口外河套西番沙漠罔不可達蓋綜紀山之樞要若此又迤北曰新開口曰塔峽小口大口曰西番口曰小水口曰大水口曰汝箕口曰挑柴口又迤西北曰小風口曰大風口曰歸德口外口曰大風外口裏口胥近鎮朔堡而環六盤山巔之前後左右以互延二百里有奇者也李獻吉詩云明發西行更回首賀蘭千障果雲霄唐人詩曰夜半火來知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勢巉峻差可畫夫塞垣由大壩堡北至鎮朔堡有山險而無亭障泊賀蘭勢極迤西北至紅口兒循山而東又循山北接黃河石嘴以東迤平羅城北九十里之鎮遠關爲河山之交又東南迤花池凡袤三百九十里號北長城明嘉靖初王瓊棄關不守遂由甯朔墩循山北接黃河腰以東迤平羅城亦號北長城由是關胥塌而關南五十里之北門關築而不克歲工矣迤西爲乾關又迤西爲王圪越沙湖而至棗兒溝凡三十有五里又以斥鹵輟工矣平羅北十里築垣西迤臨山堡裁遺墩臺址矣平羅西北四十里打磴外口中口裏口三關昔所謂東守鎮遠西守打磴者且胥毀於水矣平羅西八十五里之黑山爲賀蘭

山尾形如虎踞扼隘飲河而山前又有黑水以限之今則營制倉儲借平湖墩架礮梁水塘墩沙竹梁沙山老灣蜂窩山之設伏制勝宵爲故紙遺聞矣是故打磴書口而實不成乎隘口而并猶之九達關棗兒溝借王玘口并不書口明既不成立乎隘口而并猶之九達之達也抑賀蘭山口至黃峽口五十里又二十里至疊石口又三十里至拜寺口又二十里至大風口又十里至小風口又二十里至黃沙坡又二百里西至銀盤水其地則靖魯蘆塘營北七十里也又迤南百六十里至莊浪之下紅水堡塞外徑亦名溝或時名水也又七十里而至大松山由中衛西南七十里至塞又十里至黃沙坡又九十里至長流水由賀蘭口外至五岔河亦松山密徑而要之大佛寺爲通達金塔則銀盤水之隘徑也 黃廷鈺託素軒記 距聽事之東偏有廢園山色平遠空闊相傳爲古使者停車處經兵燹後規模都盡惟見荒煙蔓草而已歲辛卯余捧檄牧茲土今年夏始構小軒於內軒僅三楹外環女牆板壁茅簷前後疏櫺洞闢一榻一几別無長物顏曰託素非誇向秀深心聊滌官場膩態素心人當自了也軒前名藥數本叢菊兩行牆角嫩柳隨風輕盈其左小挑山檣數十許竿綠葵紫藜都有野意軒後去人家絕遠有古刹高踞城堙老木垂蔭余設義塾處也每當風清午寂吹亂書聲頗助清幽余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三

因集郡中佳士會業軒中月爲期二風雨晦明弗倦也而余時值簿書餘閒則露頂披襟手把一卷偃臥北窗下看遠山一帶淨青滴翠閒有牧豎耕夫隱現於平岡低岫之上人中畫耶畫中人耶薄暮煙靄橫生暝色四合飛鴉點點都作歸計於是邀二三客箕踞草茵沃以小酌雜以長短歌行少焉素魄東升銀光如水仰天長嘯不復作人間塵土思於乎何莫非素之所託也耶雖然是固昔之所謂荒煙蔓草地也曾幾何時而軒屹立矣託素已名矣自今以後更數十年吾不知此軒又何如軒中人又何如是烏可以不記康熙癸巳夏六月 正誼堂記 廷鈺牧靜之五年始建書院以奉天澹園黃廷鈺書 正誼堂記 養士於是託素軒先成矣乃構

堂於軒前以爲會講之所而顏曰正誼蓋取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說爲多士勉以共學之義也客有詰予者曰子之爲此堂也將惟義理之學固靡所圖利矣若夫後世科舉之學朱子所謂喻利之尤是故充類之盡言其甚者乃如席珍待聘用賓觀光珪璋之器始稱特達利鈍所分用舍斯判董子之言將毋戾耶予曰唯唯否否夫學則學耳何義理科舉之分乎且子徒見夫世有學者之揮塵談經掃迹謝名以號爲儒者之爲義理與科第戾也子又徒見夫世之學者之掇拾花葉剝落本實以希速售者之爲科舉與義理戾也而不知是二者雖有賢不肖之差要其失

於一偏則同夫義理不可易也卽科舉亦未可鄙也獨其謀利之心則大不可夫聖賢之所謂正誼者載在詩書其彰彰已然卽降及後世大儒君子力肩道統業遵王制如唐之韓子宋之朱子何嘗不以義理之宗有事科舉卽董子賢良其在漢世亦猶是也故愚以爲科舉之學不在義理之外亦惟思正吾誼云爾蓋將自其屋漏居處飲食嗜好正之而臨民泣眾之道卽於是乎取自其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相接正之而立朝服政君臣道合之端卽於是乎取自其一草木之不折一胎卵之不破正之而恥匹夫之不被其澤使萬物之各得其所亦無不於是乎取內以行其心之所安外以盡吾分所當爲而凡世之一切毀譽榮辱得失利害舉不足以及動其情而攫其慮義理科舉總無二揆吾所取於正誼者如此馮少墟有言以理學發爲文章卽真舉業以舉業措諸躬行卽真理學吾嘗誦服以爲通論夫窮年謀道而抱器淪落枯槁山澤祿終弗及吾僞固無此學乃若躬士行具市心操奇贏以博溫飽甚者至以苦窳爲售也是殆將爲學術人心之害非吾今日所修以闢堂之心旣以語客因書爲記時康熙五十五年秋九月也修

演武堂記

靜甯古德順軍宋金以來屢爲戰場欲問當年治兵簡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三

此歲時霜降牙祭以及武試較射幾爲野合心竊陋之承乏五載乃始卽其地建堂三楹後環女牆將臺重屹蕭牆遠映粗成規模

工訖爲文以記曰 國家設官分職雖文與武殊途然文武二術其揆則一且武事責之文史著在 令甲人自不察爾夫催科無

字修郡縣事以牧其民而承流宣化者文吏事也然六事之中兵居一焉荏苒不靖曰維吏之責連逃不緝曰維吏之責郵傳不給

曰維吏之責以至城池倉庫之守無一不維吏是責於是觀於數事之責非可徒手而武事之於文吏果非判然絕不相謀者矣余

嘗讀宋史州郡防團之外又有土團兵以濟緩急竊欲倣效其法以爲今州邑數百里當古大國之地十家而出一夫可得練士千

人明其步伐授以器械無事歸田有事歸伍上不致糜 朝廷之糧餉下足以爲地方之警備是卽古者寓兵於農遺意嗣聞陝西

他州間實有之益信茲事之果可舉行而茲地當山外首衝其間陰雨縹緲之計之果不可以或疏也夫隴干肇域自宋景德置

四砦募弓箭手且耕且守此已事也今箭手之名猶存而善射者實鮮因其遺制而操之練之以固吾圉則此堂之設蓋爲不虛然

天下事莫不狃於處常而駭於創始而兵爲尤甚今海內承平人戒持兵而區區山州一文吏乃無故而習武事鮮不以爲杞人之

憂狂夫之行而越職生事之譴必且隨其後矣姑妄言之他日 廟堂之上或有建此議者則鄙末之見其嚆矢乎 牛運震

秦邑縣堂馴鳩記余去秦安之五年貴陽蔣君令秦適二年矣余聞其良吏也既又有秦安人說其縣堂馴鳩者

余問之則曰鳩巢於堂之棟雌雄相處卵而生兩雛每蔣侯坐堂上雛啞啞向內鳴兩老鳩或翔於庭或集於案鳴亦相和也是乃

秦安之祥也與余應之曰是怪也非祥也吾聞蔣侯治秦伍保甲履田疇五月而政通期年而化行虎無嗥犬無吠牛羊雞豚熙熙

日肥息是乃秦安之祥也予何不此之祥而祥鳩邪且縣堂者長吏所以視政而臨民人者也斷訟恆於斯責租課恆於斯縛盜賊

與不良之民而鞭笞之亦恆於斯若是數者皆大不便樂於鳩鳩何為必處於此而又能適適然勿驚邪如其有之則是木鳩否則

妖鳩矣惡乎祥告者曰是乃秦安之所以為祥也公在秦能緝盜蔣侯至居二年無盜也又專以德讓化民得不良姑教之已改行

又從而噢咻之曩公所法而懲者某某今悉低首循循市肆租無逋訟無譁縣之庭蓋將虛無人焉者彼鳩之處於斯也猶其在廣

圃平野也而又奚怪且驚也乃若吾秦人之至斯堂者亦有之蔣侯舉鄉飲則恭敬耆壽之民至焉鳩視之自若也蔣侯課矜士則

溫文俊髦之民至焉鳩視之自若也蔣侯勤恤幼弱則五尺童子忘機而有仁心者嬉戲而擁進焉鳩熟視之若無覩而又自若也

若是者皆無足以妨鳩鳩雖拙恃蔣侯而安秦安人方將招麋鹿馴雉而羣處於此而又奚怪且驚也是乃秦安人所以為祥也余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三

曰然然則非鳩之祥而蔣侯之為祥也蔣侯由詞臣而為縣宰且以政揜余七年蹟能食且教德平若均所謂五鳩氏司民者邪鳩之來為蔣侯非為縣堂也余之述鳩而德蔣侯以為秦安民非為蔣侯也吾秦安人其歸告父老及其子弟歲歲如茲鳩巢蔣侯堂乎不然踵茲堂者不蔣侯若則雖有鳳鳥日鳴且舞秦震鈞總督於龍山之麓吾與秦安人且駭而怪之耳惡乎祥

勒保平涼府紀

恩碑記

乾隆五十有四年春二月陝甘總督臣勒保入覲 京師 皇上軫念邊民詢

問疾苦臣保言甘肅地高氣寒其山童無竹木之饒其水鹹苦無羨芡魚蟹之利居民樸拙不能營生業日用百物皆仰給他處田

雖廣而瘠糞種無法豐年畝僅收數斗歲入不供所出故賦稅常不及額四十七年至今積逋又累百萬有司急考課追呼鞭扑或

有死者其中不無奸民然大略實由於貧臣愚不敢不以上聞皇上憫之命內閣甘肅自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以前所有民欠

錢糧草束及歷年所借籽種口糧下詔悉免之戶部按籍銀以兩計糧以石計草以束計凡數百萬有奇詔下之日黃童白叟歡呼

載道適督臣自 京師回奔走跪迎相屬督臣為駐車道 天子恩意爾民自今宜竭力輸將盡以下奉上之義毋自外於生成皆

感泣叩首而去臣震鈞謹按甘肅為禹貢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漢則屬司隸及涼州刺史所部其在唐為關內道及河西隴右朔方

三節度地史稱人民富庶畜牧被野五代之涼宋之西夏區區一國皆能用其民力與中國抗衡數十年至明而蒙古據河套無歲不被兵三王分封衛官綦布殺掠之慘供億之繁所不忍言然猶能拮据奉上軍民之賦未聞有逋欠者 皇上御極以來施恩於甘肅之民者多不能悉數已自四十六年吏治肅清而撤拉逆回之變及四十九年田五之亂皆以軍興普免錢糧未及十年至是而三矣各布政司所屬未有若者 聖恩高厚爾民當若何其報效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出租稅以奉上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甘肅獨非食毛踐土之民乎 國家度支歲有常數損下益上其勢亦不能繼爾民清夜自思必有惻然不安者若乃有恃而習以爲常僥倖於必得之 恩以遂其罔上自私之志是固天地所不容也夫奉宣 德意撫養斯民封疆大臣之職也 臣震鈞敢率所屬恭錄 上諭勒於貞石而紀其事於碑陰俾平涼之民往來於是者仰瞻 聖訓而感動其天良忠愛之心油然而自生也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守法力農急公趨事無負我 皇上軫念邊民有加無已之心與夫督臣入告之意庶幾迓天庥而培地脈豐年累北室家盈甯不亦休與乾隆五十四年五月朔日平涼府知府 臣秦震鈞恭紀 楊芳燦重修

漢平襄侯祠碑記 伏羌縣城西隅舊有漢平襄侯祠歲久傾圮乾隆癸卯春余宰斯邑改而葺之縣人咸請立碑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三

余削簡而稱曰溯夫郭隗之大星已隕蜀都之王氣將終以羈旅之孤臣受軍國之重寄卒能奮忠勤仗膽義檣柱偏安之局恢張薄伐之勛泊乎孱主迎降全師解甲猶思運曲逆六奇之策收卞莊一舉之功壯謀未成苦心莫亮揆其本末有得言焉按蜀志侯諱維字伯約天水冀城人紹忠節之家風負倣儻之才略傾身養士結髮從軍仕魏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值蜀兵壓境太守寒盟信乃見疑窮而歸命武鄉侯見而異之教以虎步千人目以涼州上士馬援明智之識臣亦擇君豫讓俠烈之風士爲知己建興十二年武鄉侯卒進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平襄侯遂乃繼祁山六出之舉興石營九代之師拔臨洮三縣之民糾漢樂二城之眾部落面向羌戎響臻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無如讒臣構釁閣豎擅權撤渭上之兵作沓中之避宮鄰內逼勅敵外侵徒恃劍門之險竟失成都之守陰平間道乏銀衡鐵柱之防綿竹孤軍有猿鶴沙蟲之慘君甘銜壁士盡輿尸棄三分之業廟社成墟奉尺一之書英雄束手遂使三軍斫石氣湧如山五將投戈涕流被面吁何悲也夫范蠡策越保甲楯於會稽田單復齊馳鐵籠於卽墨莫不奮折翼於已墜噓死灰而復然名著區中功成理外蜀雖顛踣外有聲援霍紹先之勁卒尚鎮夜郎羅令則之重兵猶屯白帝向使前驅五萬仍用蜀人白楛數千盡坑魏將艾先自斃會亦我禽金刀之祚中興火井之光復熾未可知也而乃空留密表竟發陰機冤遭紀

信之烹莫效勃蘇之哭嗟天道之難問詎人謀之不臧是則藝圃期之記注尙屬知言孫安國之陽秋徒爲目論矣縣爲古冀城地侯之故土也黃神紫嶽昔年曾誕英靈雲馬飄車此日應歸魂魄芳燦式瞻遺範來謁崇祠霜露年深丹青歲古報功之典攸缺守土之責奚辭爰剪茅茨聿修棟宇抒下士之丹忱焚椒築鬻紀前賢之偉績勒石磨崖庶幾風雲鬱起遙連蜀相之祠松檟森行永護樂公之楊子果陝西總兵三公追剿逆回紀績碑記乾隆甲辰社云爾

回蠢動趨煽黨惡鳴張豕突五月乙丑陷通渭城甲戌走伏羌伏羌城堅不可破戊寅賊眾南奔窺秦州值陝西總兵三公德提山南勁旅奉檄會剿至秦安縣西之雲武山與賊接戰殲賊二酋賊驚阻守次日復合戰賊眾大潰尙二千餘人辛巳夜漏初下由縣西涉河直抵城下城上守備嚴警賊即宵遁黎明至縣北十里之峽口方謀休眾歛賊騎謀至曰陝西兵大至賊喙息驚逸亭午三公率兵至詢賊消息即以輕騎追躡其後癸未賊奔徐家城六月甲申入靜甯州界會大學士阿公總督尙書福公督兵戰賊大潰散餘眾入保石峰堡王師合圍七月上旬破石峰堡賊眾悉平賊始起於平涼之鹽茶廳經過州縣曰靖遠通渭伏羌靜甯州與秦安而五通渭已被陷餘者環城屋宇焚掠一空以至四野村落妖氛所至無不大肆蹂躪獨吾邑城郭完聚士民不驚於是父老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三

僉曰此三公之力也秦之城不堅於通渭秦民之眾不加於他邑且風無駐防器械不足而賊竟帖然潛通不敢肆虐者以陝西鎮兵追躡之故今日父子相保田廬依然果誰之賜也相與手額以視用鐫貞珉以志不朽焉至殲滅賊眾則有阿公福公其功烈炳耀自在國史因毋俟草野之紀述也公名三張玉成李青峰先德滿洲人納爾珠噶巴圖魯爲陝西鎮總兵官

生殉難碑記

子張曰士見危授命太史公曰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然則死生亦大矣若青峰先生

殆無愧於死者與當乾隆甲辰逆回猝至城中驚惶無措先生偕典史溫公率士庶登城固守力竭城破先生謂溫公曰勢急矣不可爲也我輩宜自裁溫公歸署先生步入祠堂冠朝冠衣朝衣東

面涕泣再拜既又拜其先人遂危坐堂前一子思沆侍側賊蜂至先生罵不絕口賊以兵刃攢刺而先生死子持刀格鬪弗勝亦死余嘗過先生家其孫生員文清出先生朝衣朝冠血痕淋淋然久而彌新嗚呼難矣嘗考史冊所載殉難者率有官守義無可辭今先生解組且十餘年而臨難不苟從容就義若此非學問深醇涵

養邃密豈易得之倉卒間耶且先生死忠其子死孝一門父子大義凜然斯又可以維世風而作士氣矣高宗純皇帝哀殉難之

臣隆錫命之典贈先生太僕寺卿廕一子知縣又詔立雙忠祠與典史溫公並祀先生在天忠魂庶可慰焉道光壬午余司訓通

渭春秋丁祭後祭先生於祠又慮先生事蹟久而失傳也於是乎書而勒諸石王慶鏐典史温公殉難記乾隆四十九年逆回猝至通渭城下通舊無營汛兵備居民惶惶欲盡室逃典史温公偕邑紳李青峰先生率士庶登陴固守逆回附城者斃以甄石於是賊益憤攻益急旬餘人疲力絀勢不能支城遂破公仰天大痛歸而自經於公廨制府以狀聞高廟嘉焉賞加道銜廕一子知縣詔立雙忠祠與青峰先生並祀歲辛巳鏐攝通邑典史篆拜公於祠退求其奏牘卷宗鮮有存者蓋該房經回祿之後燬於灰燼久矣夫官無論尊卑而報禮之心則一時無論常變而盡道之義則同以公之臨難不苟如此庶幾乎仰答君恩盡道以死者矣而朝廷龍章寵錫恤典有加其視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不更有餘榮耶鏐願訪諸父老緒其顛末爰勒諸石以垂不朽非敢謂發微總督左宗棠蘭州節署園池記甘陝關幽抑亦高山仰止之意云爾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三

世俗耽安樂而昧節義非謂事不吉祥言之令人寡歡哉然當時甘之如飴赴之恐後者果何心也古今捐軀就義者豈不知生之可樂而謂園亭鐘鼓自樂其樂者乃獨智乎欣尚失所世教不明非細故也同治五年標兵飢變前督部楊公賓從多及於難者楊公嘗建屋園西為位祀之尋被人撤去余既廢延緣亭為烈如廟復廢環碧山莊為忠義祠祀肅藩寮屬而楊督部賓從同列一龕以其志節同其死事之地亦同也各為文記之並書此說來者澄清閣下引黃河入復出為飲和池映帶祠廟左右清闊無塵氛足妥幽靈矣同治

任其昌遊麥積山記

山在州治東南約百里由甘泉鎮東行十餘里兩山環抱

曰峽門峽盡稍平曠突見孤峰側立當路左右無倚形似農家麥堆山頂有小浮圖房圍松栝葱蘢委積十餘里外即撲人聽之如笙簫鳴於天上蓋松風也稍近見石洞如峰房棧木似亂麻至山足石徑屈曲兩垠皆山果枝猩席帽側首乃可過蕪草廁其閒秋尚未萎遊人觸之輒被螫數轉至瑞應寺門僧延客入飲以山茗移榻天王殿外面山坐山色欲滴久視之嵐光松蔭蒼蒼靜深殆染人襟袂僧留午飯飯已導上牛耳堂取道寺南轉西路稍平旁有山桃食之甘酸山半鐫佛菩薩像長數丈顏色剝落略辨眉目然日光所及金碧猶爛然北向入石門壁間多前人詩碣詩皆工惟前明山右馮訥最著又西向石級十餘層綠厓鐫羅漢像厓間

鑿三洞洞一佛像皆石洞頂作井榦形與以灰泥書法華經繪事
極工再西上又一石門亦石級其地則石缺處補以木洞亦三像
設如其下再西又一石門門外木梯三級寬尺餘又缺漏遊者多
不敢登入門厓上洞亦三地則全木無石矣再西無石門又無外
障厓上架木棧前人以太險在厓上鑿一石窟豎裁尺餘橫如之
蛇行入約十許步出則登牛耳堂矣石厓之最高處也洞一佛像
亦一再西則又漸下為洞尙十餘前明中木棧為野火所燒棧樣
閒有人迹絕不能至聞僧徒有癡者曾入之內多石碑惜不能名
其字吾意庾子山佛龕名真蹟當在其內寺中碑銘則後人所樹
者也厓上鐫字殆邇然皆不可讀惟宋人蔣之奇游師雄題名了
了可辨游書四行大七八寸似顏魯公蔣書二行大二寸反似黃
山谷何耶第一洞外厓間嵌一斷碣文前十餘行尙可讀大略言
山上塔為阿育王八萬四千寶塔之一寺即起於其時此無足辨
至云宋徽宗塔下得舍利數十靈芝三十本文即葬舍利記也君
荒臣諂乃至於此碑首題曰秦州雄武軍隴城縣第六保此地迤
西南今尙名新軍寨而隴城縣則不能指其處矣寺東稍平衍出
門即塔院再東有菩薩殿三楹已傾圮稍南而西山石如象鼻臨
淵水上旁多細松叢篠障蔽若回欄若在此築一小亭仰看山俯
聽泉亦極佳境然此地石岡曼衍而寺僧名之曰蓮花池可怪也
次日平明登石梁梁在寺北山東東西橫互約二百武峭削如城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罕

墉長松排列其上如柵如旌杠如埤埤根蟠石罅如蚪如龍作其
鱗之而由寺門東北行苦泥潦蓋梁下皆泉眼常汨汨然余告寺
僧疏泉開一渠橋其上亦由西而東之一曲也於草樹蒙茸中得
小徑攀援而上有聲戛然出草中翳高樹視之雉也既上又西向
時日方出光映松梢滿山皆金翠晃曜北望眾山參錯盤互南北
兩澗分流其下水聲琤琤如鳴珩佩倚樹聽之久益清越前視山
上有人在牛耳堂衣裳飄飄如挂於削壁之上視身登時猶奇也
山陰及山頂樹木更茂因王協亭觀察邀往石門遂不果至時同
遊者蘇紹卿統武張鏡堂登第張
蓋臣思忠門人劉子嘉張育生也 遊石門記 山在麥積北於州治
將遠望之參錯盤峙色正黑如濃雲排空樹石皆不可辨旁土山
圍之益奇峭至其麓澗壑縈帶樹林陰翳若無路於石罅中彎環
行略通騎樹嵌石上蒙密葱蘢青碧四合日光穿漏下有暗水淙
淙如奏金石樂不可得而見也凡三四轉至真武觀外地稍平仰
而觀山雙峰對峙高入霄漢土人所謂南北峰也真武殿階前對
樹二柏幹大三四圍長不逾尺枝葉叢細異凡柏其狀圓如瓜大
將及尋奇木也次早相率東向行南北夾雙厓中流一水厓上下
及水涯皆雜木槲最多松柏次之聞有細竹娟娟孤潔如幽人在
空山其徑以漸上不甚嶄絕後行者視前人在樹陰中衣笠掩映
如畫圖凡南轉三北轉三約四五里至山腰兩厓對峙如門南北

峰分割處也峰皆孤聳南峰之南又有一峰謂北峰一南峰亦一者妄也再東稍下磴道一綫蓋鑿北峰爲之者尚可騎再東數十武則北向大石突兀西倚峭壁東南臨大澗路在石上有窪棱略如階砌可措足遂舍騎而步至山神廟側坐石上憩焉廟大一弓許其北有大石在澗側移廟其上於此構一亭乃佳坐少頃仍北行左厓右壑路稍平松毛厚數寸赤蟻滿地好緣人衣履再北山罅大如渠構橋其上橋直南北東西有檻欄過橋路又崎嶇攀援上數十武則祠宇在焉三清殿前設木几坐飲山茶數杯乃上絕頂頂勢突起高約十餘尋寬裁四尋東西臨澗壑石色純青緣邊皆小松初登稍坦夷十步外殊陡削石面略似階級多鑿成鐵索盤其上怯者非此不敢舉足既登四山皆低天風浩然真武祠南向稍寬敞至祠後則土山童童欲來拱揖矣曩聞緣澗至厓上皆古松大數十圍間有自澗底高出山尖者濃陰翳日根在石罅如龍蛇天矯其澗又極深天靜無風聽之如龍吟虎嘯遊人立其上四望不知津涯年來爲道流盜伐罄盡喘汗而來意興頓索坐殿角少頃遂相扶而下再至三清殿小坐續遊所謂王母臺三層樓者由三清殿前東行稍下登磴道轉而北又東不數武蒼崖如削其上忽開丈許構樓三層於其間南向厓上杙鐵索平綴鑿石穴西漸高面壁直上回視則下臨大壑林陰蒼蔚寒飈灑灑深不知幾許既登樓極隘以衣袖拂塵土臨檻坐所視亦不遠遂下又東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望

地形亦如象鼻較麥積石鼻則絕大袤長而圓三面臨深壑地本宜亭宜平欄乃祠王母於此門內向面山一無所見遊者憾焉間之無他異其東石屏錯峙高幾與南北峰埒然薄弱橫看成嶺側不能成峰也土人指缺處謂州志月出石門卽其處信然歟大抵此山無寸土又少平地亭臺樓榭位置固難然太蕪略曠如奧如兩者交失豈柳州所慨不在豐鎬鄠杜者耶同遊共九人先至者爲王協亭使君蘇紹卿副總兵劉成國鏡堂之從子鐸後至者余與鏡堂盡臣子嘉育生也 王權鞏君殉難記

節錄 鞏君輿林字茂修伏羌石人里人徙家朱圉山南同治二年四月邑回馬清聖反先賊未起一月君奉邑令德公檄督率南路三十六莊團丁備禦外寇眾甫集而內變作當是時縣南有鹽官北有蓮花城皆劇賊巨巢警報踵至人情震駭邑回乘隙突發吏民錯愕失措日赴郡告急太守斌某遊擊保某率兵駐百餘里外不敢越甯遠一步觀察林公方與鹽官賊相持兵少不可分久之始分黔勇數百來援又以道梗不卽至賊晝夜攻城危甚邑令遣壯士齎蠟書繼城夜出微在籍都司王正邦與君分道赴難王都司將行猝遇賊於兔兒山戰敗死之君得蠟書卽下令趨救城其下咸諫曰賊鋒方銳我軍新立未習戰盍姑徐之以觀變君流涕曰闔城生靈命若朝露吾儕何忍獨全遂杖矛先進麾眾殊死戰殺賊百餘礮斃黃衣賊目一人賊垂敗矣甯木團忽潰奔君

之眾遂亂君猶橫刀督隊戰踰時士多死傷麾下欲擁君走季子
義常亦牽君衣不釋手君拔刀斷衣呵曰此吾死所也遂義常使
去復手殺十餘賊賊以拍刃椿其喉與其屬焦彥龍劉
某等俱遇害時年六十七矣猶以健鬪為賊所憚云

唐劉元鼎使吐蕃經見記略

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墮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

唐人見使者麾蓋夾觀至龍支城耆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
言頃從軍沒於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
言已皆嗚咽密問之皆豐州人也過石堡城屋壁峭堅道回屈夷
曰鐵刀城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夷曰赤嶺而信安王禕張守珪
所定封石皆仆獨夷所立石猶存赤嶺距長安三千里而羸蓋隴
右故地也曰悶恆盧川直邈婆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河之西
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柏坡皆邱墓旁作屋楮塗
之繪白虎皆夷貴人有戰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殉死者塗其
旁度悉結羅嶺鑿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麋谷就館臧河之
北川贊普之夏牙也周以槍纒率十步植百長槩中刺大幟為三
門相距皆百步甲士持四巫祝烏寇虎帶擊鼓凡入者搜索乃進
中有高臺環以寶楯贊普坐帳中以黃金飾蛟螭虎豹身被素褐
結朝霞冒首佩金鏤劍鉢擊連立於右宰相列臺下唐使者始至
給事中論悉答熱來議盟大亨於牙右飯舉酒行與華制略等樂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三

奏秦王破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中國人盟壇廣
十步高二尺使者與夷大臣十餘對位酋長百餘坐壇下上設巨
榻鉢擊連升告盟一人自旁譯授於下已歃血鉢擊連不歃盟畢
以浮屠重為誓引鬱金水以飲與使者交慶乃降元鼎還夷元帥
尚塔藏館客大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臺上徧曉之
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尚塔藏語元鼎曰回鶻小
國我嘗討之距城三日危破會國有喪乃還非我敵也唐何所畏
乃厚之元鼎曰回鶻有功且如約未嘗妄以兵取尺寸地是以厚
之路藏默然元鼎踰涼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俺川哥舒翰故壁
多在涼水至濛谷懸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濟梁西南行二
千里水益狹春可步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
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夷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
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眾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
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
磧廣五十里北至沙州西南入吐谷渾浸狹故號磧
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

明呂柟固原州行水記略

正德乙亥鎮守陝西等處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平涼趙公文祇奉制勅駐劄於固

原州州井苦鹹不可啖酸液河而饘水價浮薪朝那湫雙出於都
盧山左流州境曰東海右流州境曰西海西海大於東海湛澄日

甘公及兵備副使景佐議導入州乃使都指揮陶文指揮施範帥卒作渠期月而成襟街帶巷出達南河過入州學匯入泮池池以石甃面起三梁於是農作於野卒振於伍商賈奔藏於肆士誦於庠學正李佐暨生員史暉諸人走狀謁記正德十二年五月翰林院修撰高陵呂柟撰王九思總制秦公政績碑記略戶部尚書山東秦公竝邊公去二十餘年而嘉靖乙酉冬邊人思公不置欲立祠固原祀公於是監生馬文輝以其邊人之意呈於總制今帝師遼庵楊公一清公以命於兵備副使桑君溥桑君卜地得州城之南二畝許正位則秦公之像設焉乃遣使告九思曰子其記之是豈徒邊人之慰也實九思者之大願遂矣蓋公之在邊者二年以備邊之籌惟戰與守於是推演古法造兵車造火器已乃修豫望城修石峽口修雙峰臺三城又於金佛峽海子口七堡甃石為垣裹鐵為門凡城與堡皆以絕虜道衛居民焉而公於是年夏復受勅總制三邊云乃命三邊與其腹裏修城堡開隘以處計萬四千一百九刺山崖以里計三千七百餘拓其外城奏移批驗所鹽物於此自是商賈雲集物貨流行人有貿易之利官得經費之資公曰富矣修孔廟廣學舍詩書之化人才彬彬焉相繼出矣嘉靖六年十月檢討王九思撰趙時春重修固原州都御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三

史行臺記略

固原建鎮以來甲子蓋一周有贏而公署之鮮者敝

乃大剔戎蠹修復憲典興其廢完其缺肅官吏之失常逮夫良者必稽式費既無妄公役迺充歲凶以和春澤布膏以其餘力繕治公署堂宇亭館餽犒布令之所譙麗金鼓戎節敷教之具咸不戒而備平涼別駕上黨楊君譽欣承嘉命祇樂成功都御史趙時春

撰黃衮大司馬鑑翁王老先生靖胡勳績記略

隆慶元年公自都御史晉兵部侍郎

督四鎮軍事其冬虜眾糾犯河防預堵拒斬首六級虜潰遯去越明年戊辰二月延綏將卒出設伏擊虜於黃沙梁捷至斬首七十級甘肅將卒出哨備擊虜於長湖兒捷繼至斬首三十級甯夏將卒出擣剿擊虜於討免兒捷又至斬首四十六級遵成算也是歲秋虜騎伺犯飭伏禦斬其酋首撒兒大恰奪獲銀頂坐纛斬首九級仍哨邊邀擊之斬三十五級招降卒一百五十餘人抵冬防竣事又斬虜三十九級銳氣英風震於殊域矣己巳春申督延甯邊工期底績虜蓄謀窺王勒四鎮兵分三路剿之月三獻捷上首酋二百六十級秋七月虜潛入把都河懷遠高家堡孤山神木西浮河窺靖虜莊浪涼州凡十入俱與大兵值斬首虜五十一級酋長為大舉白城子奮擊之斬首一百七十六級嗚呼奇哉隆慶四年秋吉苑馬寺少卿黃衮撰林士章軍門平羌

碑記略

西戎氏羌時竊作難自石公初至羌無歲無月口不出九重震臨委公以太阿柄公謀同先中丞文川部公繼幼溪

陳公今嵩河董公協心從事小子變以固原兵備往代署借臨鞏張君楚城奉指授行階洮之間凡犂庭蕩穴尺寸皆標下力且也

都護孫君國臣克為之使自原州遣師行周道千三百里橫行吐谷渾期月之間凡三舉事大宣厥威繫酋領古阿提挈番官番兵

楊省家如弄丸掌上獲首功以千數百計焚死之相枕藉者無算室廬畜產一空霾曠頓頓清邊氓起舞有繪為圖永為歌以紀其事

者公名茂華北海人部公名光先長治人陳公名肖長樂王家屏人董公名世彥禹州人萬歷丁丑四月大學士林士章撰

督府部公撫禦東虜碑記略

徙幕而西游祁連青海間求休屠王金人禮之迎其弟子以歸會套虜卜失免諸部新讐於互刺欲藉

東虜釋憾因數使使風俺酋盛兵自從俺酋乃發其部三十萬眾以行時萬歷丁丑秋九月也事聞天子乃咨廷臣求可制陝以西

諸邊者咸謂無逾部公於是公以大中丞受鉞往虜既至張掖以馬市請公遣人諭之曰此非市所也虜又請茶市公曰番之茶市

猶若馬市也虜大慙沮已又請西出嘉峪關以要哈密公曰茲關天子所封人臣安得擅啟虜領謝居歲餘俺酋東歸意始決則己

卯秋八月也酋行抵甯夏赤木口口直鎮西門從此徑鎮之北鄂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四

循橫城入套可近四五百里公策慮必闕之道乃預檄鎮決漢唐兩壩水注郊原虜至果欲內走公使使遮問虜若歸從何方來乃

今謬縱不避太師約獨不畏朝廷禁乎且前水澤深者沒牛馬若能乘機而濟惟若所之耳虜竟引去西垂用甯公名光先上黨人

萬歷八年仲冬修撰王家屏撰葉夢熊平定甯夏露布碑記略惟茲甯夏建玉節

駁之成憲衍天橫以彈壓顧世代封守之宏猷近歷熙朝稱為樂土詎意時時承恩生長胡地狼性難防劉東賜許朝土文秀結

約陰謀虜兇兇肆殺憲臣以起難奪劾印以憑陵劫庫放囚何所顧忌招夷納叛共結誓盟擅置職官頒布衛所要地播傳諭檄傾

搖關隴愚民殘辱縉紳拘囚世子惟仗聖明剛斷賜劍以震天威四十餘處困賊退虜安全堡寨幾萬餘家甯夏巡撫朱正色親冒

矢石而展臂生風監軍御史梅國禎身任戎行而揮戈起日提督總兵李如松與虜對敵斬首一百二十級虜謀絕而大勢成始末

皆其首功甯夏總兵蕭如薰固守平虜相持者數月賊氣沮而根本定牽制尤多勝算副總兵麻貴城下石溝之戰先後出奇總副

參游牛秉忠劉承嗣李昫王通何崇德王國柱楊文馬孔英李如樟李甯等轉戰防守之功拮据極苦藩臬監司楊時甯馬鳴鑾蔡

可賢顧其志張季思相與分酋之助經理為勞兵部主事趙夢麟

倡始籌劃之方先收奇策遼晉宣大之驍將畢陳浙湖川貴之健卒咸至於十六口羣酋互殺劫氣遂終懸東陽許士之首於城隅鬪呼拜承恩於窟內救焚絕燼芟草求根承恩生擒呼拜就戮舉家百口付之烈炬真夷千眾伏於鋼方勢如雷霆功收漏刻萬歷壬辰九月總督韓文渙少傅李公崇祀碑記略固原次第總戎事者督葉夢熊奏在鎮久而事功最彪炳無如今少傅李公汶來督四鎮於時松海諸虜正屬跳梁遂檄四鎮剿平恢復故土計先後所斬捕首虜共七萬有奇尋令各鎮亟圖繕葺植頽築虛邊垣延袤五百餘里而要害城堡所在翼翼時裁他費不經者啖軍而又多出贖緩廣行犒賞他如訓材官斥奸宄廣積貯代逋稅諸可以鞭撻膺懲之具靡不備蓋公在鎮凡十餘歲而居者如堵行者如市保全生命物產直以億萬計是公之大有造於陝也而在鎮軍民德公無己共為祠伏臘奔走恐後庶幾古甘棠之遺哉翰林韓文渙撰

嘉善少傅節制李公少保大中丞曰公松山紀績碑記略嘉隆間資永青

火等酋徙牧松山青海干合沙諸處營為三窟所為患最大者惟銀萬諸虜蟠踞松山咽喉為梗一綫幾絕所賴前田公以萬歷壬辰渡河一意廓清李公亦以乙未來相與密計機略兵威震疊松酋日夜皇皇率驚且疑謀糾眾趨青海併力大逞會兩公熟計密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畧

畫調集將兵攻虜大敗統計斬虜首及死傷者無算捷僅奏馘七百有奇俘獲溢巨萬而又設法招降番僧柴隆黃金榜什虜首著什吉等萬餘人虜僮僅餘殘孽遂屏息賀蘭山後而松疆空矣又躬率諸道將蓐食扒沙七晝夜經畫邊垣西起涼之泗水東抵靖之黃河廣袤一千餘里移兵將戍守只今莊紅無梗咽之虞蘭靖無剝膚之患朔方無疥癬之疾安會關隴無震鄰之恐萬歷四十年

二年四月兵部劉敏寬軍門防秋定邊剿虜捷疏記略萬歷四十年秋總

督劉敏寬親提標兵乘障駐防花馬池調度於時節報合套大頭目吉能火落赤等會事因見順義三年併市熱中乞討八年之賞

要挾未遂聲言要東至黃甫川西至鹽場堡一千二百餘里各分定地方沿邊圍城掏墩犯搶等情隨經飛檄延甯陝三鎮撫鎮道將等官嚴加防範間諸酋果傾巢句虜畫地入犯延鎮兵馬地廣力分勢難敵眾故自閏八月十九日以至九月初一日三路受敵

警報時聞敏寬義主討賊裂背擣心恨不滅此而後朝食初二日寅時忽報虜復擁眾四五千騎從定邊西沙梁入犯即簡各鎮精銳屬其事於甯夏總兵官杜文煥與軍門標下中軍副總兵吳繼祖矢之曰勝衰存亡在此一舉有如縱虜勿復相見二將亦以矢

眾忠義激發奮迅以往督率偏裨將士與賊鏖戰又陝西總兵官祁繼祖等統兵從西定邊副總兵蕭捷等統兵從東各飛集夾擊

大行剿殺虜遂潰亂披靡逐北共計斬獲首級二百四十八顆
拾首四顆奪獲達馬三十三匹坐纛三杆盜甲六十一頂副器械
三千五百餘件是役也釋攻圍之擾寢深入之謀伸華夏之威雪
將士之恥誠自來秋防所罕覩者隨具捷書入告是時飭戎兵給
芻餉則固原道董國光甯夏河東道張崇禮河西道趙可教靖邊
道李維翰是年九月總督劉敏寬題自是以至四十四年三月屢
獲捷功十一次共斬虜首二千三百九十
有奇零級不與焉無非定邊之餘烈也

國朝楊三辰江河記略

歲庚寅平西兵大舉入川預為儲餉計糧憲董
公周歷秦徽召買於徽成二州縣建置廩倉由

東運者秦州清水秦安三州縣糧貯徽倉由西運者伏羌禮縣西
河三縣糧貯成倉而秦州禮店兩衛所各隨東西路附運以貯統
會而轉運於略議法甚善成倉議格未行惟徽倉告竣又計運船
裝糧餉川放下挽上數年間有觸礁而碎者有遇湍而沈者有被
橫摧走無蹤者有被盜劫焚人船俱莫可問者除見在運船一百
一十隻計工料每隻價銀一十兩六錢議令總運副戎梁公督造
五十二號徽州督造五十八號余躬歷河干督船戶商販獎勤儉
惰以考其成起天門山下乃嘉陵江源絕壁北向有石門如城門
狀即俗稱鐵門後川云山之陽有黑水縣舊迹四圍多大木船料
於此取辦焉稍下為瓦窰溝轉西為屯田坪山麓閒土田平行可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碑記

吳

耕有宋三吳將軍屯田舊迹下為五隻窰關峽險隘又下為睡佛
寺梵刹壯麗摺轉再西始為丁家堡有居民數十家往來祭江登
舟處也向北為嚴洞灘灘側山腰一洞迺嚴姓修以避難者溯流
前進為合河口河從北來驟與江會兩水合鬪波濤洶湧北河上
流徽東之永甯河也源發於秦一自新店窰經白納峽入永甯是
為中股一自娘娘壩經蘭柴廟歸入永甯是為左股一自王家樓
透出墨磊山經高橋下河注於永甯是為右股三水總匯永甯浸
成大河迺克載空舟下至合河口益以嘉陵江水厥勢雖大暗石
綦多僅可載半重舟稍前河西有水老官廟舊迹因名老官灘南
為渡口水深而穩南崖之陰多空隙可壘窰鵲鳥密集是為老鵲
窩對河北岸為雷神壩淵澄水安靠西南下交田家河口一源發
徽城東長峪溝由東關偏斜射直西與北來水合流一處是謂左
河襟一源發頁水河併凍青峽口銀杏鋪射直西與東峪水會是
謂右河襟迨過石家峽樓子崖達於田家河其間流疾多石至此
地平水寬皆細沙矣沙黃流濁為黃沙灘行二里許亂石半埋半
露中央僅一窄溜澎湃湍激舟子一步不敢放鬆至此重載盡卸
人皆岸行謂之搬灘其船又一行法必轉頭向上用攬扯綴擦崖
徐放直至對河緩水從頭再裝前進沿江西岸名倉頭坪者坪在
山巔地坦而廣宋吳將軍曾因坪建倉對峙於南者為雀觜崖山
峰孤削形同雀觜蜿蜒綿互為巾子山迺州城之照山也形類巾

子羣山仰承如百體之戴元首山陰有廢縣名長舉者遺址尙存山巔古迹元帝廟明禮部尙書胡濙奉使訪張三丰曾登其上留有題詠又名鐵山詳載州志東爲姚家灣水頗平岸多腴地土著姚姓因以名灣連村有小河住有顯姓人因名顯家河而金竹林灣許家壩又皆就中錯處之灘場也洊至翦子渠水兩岔合來緊窄多漩灘惡石當門復有巨石踳踳似虎少疏則船不保下此爲猴子灘亂石碁布狀類羣猴舵師略不加意舟每閣架致漏近前名響灘子水淺石多激撞之聲彷彿雷吼又有雙龍崖傳昔雙龍鬪於上土人就石壁刊二龍形以祀至此俱舍船從石棚扁磴扳援牽扭而過出淵水平登舟進爲蒸餅崖其形孤圓蠢聳狀似蒸籠其石層層如餅下爲四方灘各出細流有四歸此故名西南爲大虞關明初設駐巡檢衙舍廨宇猶存挨關週圍腴田宜棉計百畝餘昔爲巡檢贍地因官缺居民多侵焉轉角多山緊東無路爲下關門西岸有山折旋而上爲羅漢洞門邊有石高可數丈若從洞內掣出者三寶莊嚴兩排六尊石像古甚左右石壁羅漢小像千計內舊貯藏經全板今櫃雖存板僅十存五六耳關門迤下驚濤微殺其灘爲泥窩子多泥少石舟行坦易下達鷹嘴窰窰上山形彎曲下鉤狀如鷹嘴過此爲鐵鑪灘近灘山產鐵砂距數里爲仙人關峽宋吳玠吳璘破敵處也東巖石壁高闊排仙人三面非塑非鑿眉目鬚鬢疏秀可數有天然飄動之致江流迅湍舟之難

甘肅新通志

卷九十一

藝文志 記略

三

行更無踰於此者前爲墨磊石在江心其色黑如墨疑堆疑砌遇有積雨衝突石輒變更無定諳水性者因勢巧避方保無虞若拘故道每爲所摧進爲鵝鴿崖崖高無際野鴿依棲灘水較前易行傍江石岸有斷碑知爲長舉故縣舊基相連爲撥馬灘昔長舉撥差馬於此地焉出口山勢稍展西南半坡有洞有泉有聖像相傳爲藥水龍王經文列其別號有疾者禱取其水飲之卽愈又祈雨取水多應云靠南山湖洞北向爲大沙壩流水積沙進前則汪洋浩瀚白水江也經英佑侯廟前北會小河口合流西下英佑侯卽老官神也江流漸平亦漸深糧船重載始得大行焉西經馬蹄灣下歷置口直灌略陽城右置口上流來自西河者源出嶓嶷山經長道川合岷水由六港至小川子達置口來自階州者派始白龍江歷陽巖合犀牛江直交置口總注略陽又前白水江所稱小河口者源發徽境西北一自老北山經立斗峪包家峽伏家鎮卽在河池縣有碑記唐杜甫寓有祠在焉河沂上下栗亭川東南山腳注歸徽南之打火店一自糜渚關經江洛鎮鄭家峽泥陽川透橫川鎮折過山寨坡下併北來河總匯而入打火店雨水既合流亦甚巨灘險者舟不可行